

有什么令人不得不相信的灵异故事？

高中毕业我当过一阵矿工。下矿之前，老矿工对我说，在地下碰见奇怪的事，不要吱声，不要回应。我不以为然。

没想到第一次下矿，我就遭遇了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去当了矿工。

我所在的这个矿的井深有一千米，对了，升降机在这里叫作罐，这可比电梯刺激多了，一千米也就几分钟就降到底。

罐下降的速度太快，我的肚子里翻江倒海一样，下了罐以后也顾不得打量周围的环境，蹲在旁边就吐了起来。

几个老矿工看到我的样子笑了起来。

「不要吐，站起来喝口水。还没到饭点，你把吃的吐掉了，怎么还有力气干活？」说话的是班长。

我站了起来，捋了捋肚子，一边喝水一边打量起来。

我们所站的通道，高度应该在两米五左右，昏暗的矿灯照射下，显得低沉压抑。地上铺设的铁轨向前延伸，仿佛没有尽头

一般。

其他班的人陆续朝里走，往自己的采点行进。我们班一共六个人，因为等我，所以落在了后面。

班长叫周海英，年龄在四十岁左右，脸也像煤块一样，有棱有角的。冯得水和冯顺是两兄弟，冯得水和班长年纪差不多，话不多，但总是透着那么一股狠劲儿。冯顺则比我大不了多少，对所有人都笑眯眯的。我们之中最年长的矿工马朝先，五十多岁了，趁着我蹲在地上吐的功夫，他就坐在地上开始休息了。还有一个小伙叫张欢，他和我一起进来，也是一起培训，平时油腔滑调的，我本来自以为比他强多了，谁知，我倒是先吐上了，他愣是一点事也没有。

「马朝先，你是不是又撒尿了？这么冲的尿骚味。」班长说道。

「尿个屁，我又不是娘们，蹲在这里咋尿？」马朝先懒洋洋地说话，他是唯一和班长这么说话的人，大概是仗着自己年纪大吧。

「班长……是我尿的。」张欢颤巍巍地回答道。

班长用矿灯照向他，这小子裤裆里湿漉漉的。他竟然尿裤子了。

我心里竟然轻松不少，本来还在介怀怎么就我自己吐了。

「哈哈，尿了好，童子尿利市。哎，你小子是童子吧？」马朝先笑道。

「是，是，是童子。」张欢赶紧说道，「就是来挣钱娶媳妇的。」

冯得水冷哼了一声，冯顺依旧是笑咪咪的。

「把裤子脱了。」周海英对张欢说道。

张欢赶紧拽住了裤子，仿佛有人要扒他裤子一般，「不用，一会就干了。」

「你现在不脱，待会还是得脱。」说完周海英打着矿灯往前走。

我们赶紧跟了上去。

通道越来越狭窄，一想到我们是在千米的地下，我的呼吸就开始急促起来。「别这么紧张，越是危险的地方，安全防护做得越好。」班长把手搭在了我的

肩上说道。

我点了点头，但我心里并不同意，我们这大大小小的煤矿，哪个矿都死人。稍有不慎，就缺胳膊断腿的。虽然宣传说安全第一，但是和那黑乎乎的「黄金」比起来，人命又算什么呢。

矿井下面四通八达，像蜘蛛网一样，但老工人轻车熟路，能摸清每一个支点通向哪里。

割煤机发出的轰隆隆的声音传来，我们终于到地方了，我也明白了班长周海英的那句「现在不脱，待会还是得脱」的意思。

我一眼望去，全是白花花的屁股。几十号人，由于太热，每个人都把衣服扔到了一边，撅腩弯腰地用铁锨把割煤机割下的煤块甩到运输机上。

我们一般三十人左右为一队，每五六个人为一个班，工作量却是按队来记的。

割煤机旋转的铰刀把煤一块块地割下来，班长、冯得水和冯顺开始脱裤子，我和张欢互相看了看没有动。

「你连裤子都尿了还怕人看？」我第一次听冯得水开腔说话，感觉他有点阴阳怪气的。

听了他的话，张欢把胶鞋甩掉，准备脱裤子。冯顺看了看我。

「我不热，热了再脱。」我说道。

「老马，别看了。赶紧脱裤子干活。」班长督促道。

冯顺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他像个女孩子一样，连忙用手捂住了嘴。

我还没顾得想冯顺为什么发笑，就被马朝先的举动吸引了，马朝先不住地打量着周围，仿佛第一次来到这里一样。

要说我是第一次下井，这么看还情有可原，可他一个老矿工，这么打量着难免让人觉得奇怪。

马朝先凑近了班长跟前，「不对啊！」

听了马朝先这么一说，我的心里咯噔一下。不是我小心，这矿下的工作，真是提着脑袋干活，我爸对我千叮万嘱，只要心里觉得不对，一定不要下井，据说在井下工作的人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。每次大规模的矿难，总是有些人的死里逃生让人津津乐道，这些人能躲开死神，可能就是因为一个不起眼的决定。比如，今天心里有点不舒服了，手有点使不上劲儿了，当然，有些人会说这是犯懒的借口，但在矿上，万事都要小心。

我听到马朝先的话，下意识地往他们跟前凑了凑。

「瞎说什么呢？晦气。」周海英低声骂道。

马朝先往前走了两步，摸了摸洞壁。

「渗水了？」周海英紧张地走向前，也摸了摸洞壁。渗水可是冒顶的前兆。

「马朝先，你瞎嚼什么石头？」周海英没有发现渗水。

马朝先没有接话，而是摇了摇头，「怪了，有点怪。」

「都麻溜的，脱个裤子都能脱半天，你们班今天任务完成的了吗？」远处的队长喊道。

「赶紧干活！今天这事就算了。」周海英怒道。

马朝先还是摇了摇头，「我不舒服，今天这活我不干了。」

「不干也得干！」冯得水冷冷地说道。

「咋的？你升班长了？」马朝先回道。

「你不干，这两个新手本来也干不了活，今天定量做不完，你给钱啊。」冯得水毫不示弱。

「我不管，罚我钱我也认了。」马朝先说道。

「日你妈的！」冯得水就要冲过来。

「有你什么事啊？」周海英对冯得水说道，「等你当了班长再耍横。」

冯得水悻悻地站住，他对周海英有忌惮，周海英人比较机灵，又是一把干活的好手，一口气豁个几吨的煤连大气都不喘，队里上上下下都比较服他，冯得水虽然凶狠，但是在他面前还算比较老实。

周海英知道马朝先死活要上去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周海英给队长打了声招呼，告诉他我们班在分配任务。

就这样，周海英把我们五个都叫到了角落。其实他完全可以把马朝先一个人叫来详细地问一问，估计是怕我们几个越不了解情况，越是以为出了什么大事，索性把大家都叫过来，什么事都摆在台面上。张欢刚把裤子脱掉，光着屁股就跑了过来。

「老马，是不是有啥事啊？」有事就给大伙说说，论理我们都得喊你声叔，你要是有什么事也不能藏着掖着。」周海英语气缓和地说道。

马朝先低头思索了片刻，抬头说道：「这事我也说不准，这煤土不对。」

周海英皱了皱眉，「咱们正上面就是一个大湖，有点湿气也正常。」

马朝先盯着班长看了看，没说话，又低下了头。

「你是不是闻到了什么味道？」冯顺突然冒出了一句，冯顺不仅举止像女孩子，连声音也像。

我看到马朝先哆嗦了一下，他迅速地抬头看了冯顺一眼，众人跟随着他的目光都向冯顺看去。冯顺被我们看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把上衣使劲儿往下拽，想盖住裤裆的位置。

「你闻到了什么味道？」马朝先反问了冯顺一句。

「我也说不上来。」冯顺答道。

「有什么说什么！」周海英厉声说道，此时的气氛有些怪异，我情不自禁地向不远处正在挖煤的其他工人看去，白花花的屁股在漆黑的煤块中显得格外刺眼，我突然感觉一阵晕眩，觉得我和他们很遥远，中间有一层雾蒙蒙的东西隔着。

「我小时候喜欢到山上摘野枣，坟头上的枣树结的枣子是最大最甜的。」冯顺说道，「所以我们几个伙伴都喜欢爬上坟头去摘枣子。」

「谁他妈的要听你摘枣子？」冯得水骂道。

「冯顺，把话说完。」周海英语气缓和地鼓励他道。

「有一次，坟地上出现了一个新坟，我们也是走到跟前看到鲜艳的花圈才知道，有一个家伙带了火柴，他说要把花圈点着。我们也觉得好玩，就把花圈拽了出来。」

「拽了出来？」周海英问道。

冯顺点了点头，「花圈都是被用土半掩在坟头上的，我们拽住支架，把花圈拽了出来，也把坟上的土带下来一大片。我们那是石头上，土不多，也就是弄些土把棺材盖上，埋得浅，我们这一拽，反而使棺材露了出来。」

我也有点急了，这冯顺真是个娘们性格，说了半天也没说到点子上去。

「我说哥，你这说了半天也不知道你闻到了什么！」张欢说道。

「棺材漏出来后，我就闻到了那味道。」冯顺说道。

马朝先点了点头，「你在这儿也闻到了？」

「是！」冯顺回答道，「不过当时那个味道更冲一点。我知道，那是尸体腐烂的味道。」

「是尸气！我闻到的也是这种味道。」马朝先表情凝重地说道。

三

听了马朝先的话，周海英没有说话，冯得水冷笑了一声，「这是什么地方？那小子一泡尿都让我们闻到了现在。这里又不通风。什么味道没有！」

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，冯得水的话让我不禁哆嗦了一下。

我知道矿井下面是必须要通风的。必须供给井下足够的新鲜空气，毕竟人要呼吸的，还要冲淡井下有毒有害气体和粉尘，保证安全生产。

自从下了井，我一直觉得呼吸困难，我以为是压抑的环境和第一次下井紧张所致。张欢撒的那泡尿，到现在还是一股子骚味，很可能是因为这里通风出了问题，导致气味不散。

「走，都上井！」周海英说道。

「都上井？不干活吃什么？」冯得水答道。

周海英盯着冯得水，「你要不愿走就留下。冯顺得跟我们走。」

「姓周的，你不就是一个班长吗？煤黑子都是提着脑袋干活，指不定谁下去就上不来了，你拽什么呀？」冯得水一边说着，一边握紧了手里的铁锹。

「班长，这里是有点味，那么多人在这里，咋能没点味呢？不过，哥，咱们挖煤的，有些讲究也不能不信，我看还是听班长的，就上去吧，今天扣的钱，从我工资里扣。」冯顺打圆场说道。

「不行，谁也不能走。」冯得水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发了狠，他抡起了铁锹，像是随时会向不同意他的人发起攻击一样。

「水哥，咱们就是个穷打工的，求财嘛，哪还至于以命相搏。」张欢说道。

我暗暗也握紧了自己手里的铁锹，万一冯得水出手也可以挡一下，不能让他伤着人。

「你他妈的毛都没长齐呢，跟老子这么说话，什么东西？」冯得水向张欢骂道。

「水哥，你打我也行，骂我也行，侮辱我卵蛋就不行！大伙看看，看看我毛长齐没有？」说着张欢双手掐腰，挺着下身转着圈给大伙看。

大伙都被他的这一举动逗乐了，紧张的气氛一下缓解了起来。

张欢仿佛受了鼓舞一般，笑着继续转圈。

突然他停住了，冲着前方，嘴巴张得老大，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。我们循着他的目光看去：那是采煤作业点，本来应该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，就在刚才，几十号人光着屁股铲煤的情景还给我带来过震撼，但是现在，安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。割煤机已经熄火，运煤斗车也静静地停在那里。但是人却一个也看不到了。

「怎么走了也不喊我们一声啊？」冯顺的话打破了寂静，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，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几十号人就这一会的

工夫就走得干干净净，而且要离开这里我们不会注意不到。

张欢一下子瘫在了地上，「见鬼了，见鬼了！人都哪儿去了！」

「不要吓自己！」周海英一边说着，一边往采煤点走去。我跟了上去，万一有点事也能搭把手，周海英对我点了点头。

地上的衣服已经不见了，工具也不在这里，就算他们离开也是穿戴整齐，带好了工具离开这里的。

周海英和我走到跟前，地上散落着煤块。我走到割煤机下，用手摸了摸电机，是凉的，我的心也沉了下去。

周海英一定是注意到了我的表情，他也走了过来，把手也放在了电机的上面。我们俩对视了一眼，即使故作镇静，我们也难掩饰心中的恐惧。

十分钟之前我们去角落里说话的工夫，割煤机还在轰轰作响，怎么这一会发动机却是凉的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？

「别磨叽了，赶紧上去，有啥事上去再说。」马朝先的声音有点发颤。

「这么邪门，怕是上不去了。」冯得水冷冷的声音说道。

「水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有啥上不去的？咱们矿已经连续二百六十七天没有出过事故了。」张欢说道。

「哼，出没出过事故咱们这里有人最清楚！」说着话冯得水的目光朝着班长那里瞟了过去。

「行了，老马说得对，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上去，原路返回。」周海英并没有接冯得水的那句话。

「那赶紧的啊！」张欢扔掉了手里的铁锹，想轻装上阵。

「铁锹带着！」马朝先厉声说道，下了矿井后，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么厉害，「这玩意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救你一命。」

张欢又从地上把铁锹抓起拿在了手里，然后又紧紧地抱在了怀里，样子显得很滑稽。

我们六人聚在了一起，沿着轨道就要往回走。

「班长，不是有电话吗？要打个电话问问。」我开口道。

「对呀。」周海边一拍大腿，「怎么把电话忘了！一着急一点脑子都没有了。」

我们每个作业面有两部电话和外面联系，矿井下面可是绝对禁止带手机的，电话线都是用的防爆材料裹着的，不能有一丁点火星。

班长拿起了电话，拨了地面上的代码。我们几个都把耳朵凑近听筒。班长看了看我们，没有说什么。

嘟嘟两声后，电话里只传来了滋滋声。

班长喂了两声，那边还是滋滋声。

「这部电话可能出问题了，再试试另外一部。」张欢说道。

我突然有股子预感，另一部电话一定也是这个情况。

班长又拿起了另外一部电话，嘟嘟两声后，又是滋滋声。

「线路又断了，这种事经常有。」班长说着就把电话放了回去。

我发现电话没有摆正，走向前去把电话放好。我可不希望万一有人打电话过来，却因为电话没有摆正而收不到。

「恐怕不是吧！」又是冯得水阴阳怪气的声音。

「冯得水，你注意点，咱们都是老工人，知道个轻重，这里还有几个后生呢，你就不怕吓了他们？」

「我就是怕吓了他们才说实话，不用说，一定是出事了，那帮王八蛋不吭不声地自己跑了，狗日的。」冯得水叫道。

「你逃命的时候还把裤子穿上啊？」马朝先说道。

这句话把冯得水噎住了，他没有吭声。

突然，丁零零的声音传来，众人吓了一跳。我离电话最近，第一时间拿起了电话。

一句有气无力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到了我的耳边，「不要往下走，小心马朝先！」

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电话里又传来了滋滋声。

四

我对着电话喂了两声，还是滋滋声。冯得水走到我跟前，抢过电话，放在自己的耳边，他也只听得到滋滋声。

「你听到什么了？」冯得水瞪大了双眼向我问道。

「什么也没有，跟你听到的一样。」我和他对视着说道。

「行了，行了！他一个孩子能懂个啥，吓成这样了都。」马朝先说道。

「林太白，真没听到什么？」周海英问我。

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，「没什么，没人说话。滋啦滋啦的。」我斜睨了马朝先一眼，发现他也在偷偷地看我。

我突然心里涌出一种异样的感觉，我觉得马朝先知道电话里传出的内容和他有关。他给我的感觉是有些滑头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这次却顶撞冯得水替我出头，有点让人奇怪。

「算了，打起精神，先回地面再说。到时候就什么都明白了。」周海英说道。

「班长，咱们能回去吧？」张欢带着哭腔说道。

「这世上哪有这么多玄乎事，都是瞎捉摸的。不用怕，我倒是觉得冯得水刚才的话也有点道理，大伙一定留意到什么情况先走了，忘了我们也在旁边呢。」周海英说道，「大伙把裤子都不紧不慢地穿上了，可见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，等咱们到了地面上，所有事情都见分晓了。」

他没有提电机为何这么快就冷却的事情。

大伙没人再说话，聚在一起在昏暗的矿灯照射下，朝前走去。

我一边走一边留意着马朝先，电话里那不着头脑的一句话提到要小心马朝先。电话究竟从哪里打来的？又是谁说的这句话？太多的疑问在我脑子里。

马朝先步履扎实，走得并不慢，班长走在最前面，他就紧跟其后，他大概注意到我在看他，他也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赶紧将目光转到别处。

在微弱的矿灯下，走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，越走越觉得不对头，太静了。整个矿井仿佛除了我们没有活物一样。

「班长，现在是几点了？」张欢打破了沉寂说道。

班长看了一下表，却没有回答，反而停住了脚步。

「七点半！」班长终于回答道，顿了一下，他又继续说道，「表应该是停了。」

我们是六点半到的井下，要走一个小时才能到工作面，也就是说班长的表应该就在我们争吵着要不要出去的时候停的。

「哎！」马朝先轻微地叹了一口气，「班长，你还记得上次炸井是什么时候吧？」

我看到周海英身躯一震，没有说话。

「班长，什么炸井？」张欢问道。

「问问问，就你话最多，瓦斯爆炸！」冯得水厉声道。

「瓦斯爆炸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们矿可是两百……」

「就一个月之前的事情。」冯顺打断了磕磕巴巴说话的张欢。

「没伤着人吧？不是二百多天零事故吗？」我说道。

「死了五个。」冯顺说道。

「哎呀，妈呀！」张欢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「咋还死人了呢，不是说零事故吗？」

「怂样！零事故？死的人不往上报不就零事故了吗？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。」冯得水说道。

「冯得水，你就不能少说两句？」班长对他冲道。

「咋了？」冯得水毫不相让，「充什么好人，你和李老三关系这么好，他人被炸死了，家里人又被矿上欺负，你不也没吭声吗？」

「冯得水，我他妈……」周海英面目狰狞，「我也有老婆孩子呀！」他竟然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「哥，你别说了，李老三人都死了，谁也犯不着为了他出头断了自己饭碗吧。」

冯顺说道。

「饭碗？」冯得水脱下了安全帽，使劲地掼在了地上，「这玩意能盛饭吗？盛尿还差不多。」

冯得水的这一摔把安全帽上的矿灯也砸在了地上，啪啦一声后，这盏灯算是报废了。

「我们和那几个弟兄，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，就算他们来索命也轮不到我们。我看只是巧合罢了。」马朝先说道。

班长已经擦了眼泪站了起来，「冯得水，出去后我就举报，我不能让李老三他们死得这么无声无息的。这班长我不干了。」

「你不需要向我冯得水保证什么！」冯得水的话反而温柔了起来。

「我们已经走到一半了，再走半个小时，就能到竖井了。大伙加把劲儿。」班长说道，「冯得水，你没有灯，走在我前面，我给你照着路。」

「不用，路我熟得很，不用灯也能摸回去。」

「那好，大伙抓紧。林太白，你殿后。」

我「嗯」了一声算是回答。

大伙继续朝前走去，冯得水走在我前面，我们的矿灯都照向前方，走在最后的我回头望去，后面漆黑一片。

走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再次停住，这次就算我们想往前走也不行了，前方的路已经被堵死了，冒顶了！

所谓冒顶，是井下开采中，上部矿岩层自然塌落的现象。是由于开采后，原先平衡的矿山压力遭到破坏而造成的。

一般来说，冒顶之前都是有征兆的，毕竟很多时候的坍塌不是一下子的事，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有碎屑往下掉，如果不加防范的话就会冒顶。

我们所在的矿井的上方是一个大湖，因为这里煤质好才在这么深的井下开采。为了防止冒顶，已经铺设了很密集的液压支架，也就是用支架撑起矿洞的岩壁。

没想到这里还是出问题了。

「我就知道，这帮狗日的，一定是发现了什么征兆，不管我们，自己跑了。」

冯得水恨恨地骂道。

我的心倒一下子放松不少，虽然我们陷入了困境，但总比刚才两眼摸瞎好，现在终于有了点头绪，看来刚刚真是想多了。

除了冯得水以外，我们都将矿灯的灯光扫在前面塌下来的土层上，想找到一点可以过去的空隙。这时，我们发现了，这些煤土里面含有数不尽的巴掌大的亮晶晶的东西，它们的表面很光滑，反光。

「看上去有点像煤精！」班长说道。

这煤精，就是一种高级煤，又称煤玉，有明亮的沥青、金属光泽，黑色，质密，韧性大，比一般的煤轻。这种东西可以加工成各式各样的艺术品，主要夹杂在每层之间。

「我在这矿上可从来没见过煤精，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？」马朝先说道。

班长已经走到了跟前，捡起了一块煤精，放在矿灯跟前，仔细观察着。

我们凑向前去，这才发现这块煤精的中间有一个孔，里面是镂空的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把它掏空了后住在里面一样。

「班……班长……你们快看呀！」冯顺说道，他的矿灯正照向那堆煤土，只见那里无数条小蛇正从煤精里面爬出来。

五

原来这些小蛇就是被包裹在煤精里，坍塌使煤精碎裂，它们也就从里面爬了出来。

我们互相不敢相信地对望了一眼，这些小蛇像筷子一般粗细，但长度只有筷子的一半。如果不是看到它们吐的舌头和迅速扭

动的身体，还以为它们是小蚯蚓呢。不知道是不是被我们矿灯的灯光吸引，几条小蛇正朝着我们的方向爬了过来。

「这些蛇是不是像飞蛾一样啊，喜欢有光啊，咱们把灯关上吧？」冯顺说道。

「不行，灯关了什么也看不到了。」班长说道。

「蛇的视力极差，不可能有趋光性。而且它们使用红外感光来看东西的。也就是温度的层次。」我说道。

众人都看向我。「我也是在生物课上学到的。」我补充道。

几条小蛇已经爬到离我们不到两米的地方，在我们几盏矿灯的照射下，小蛇的样子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总之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蛇，因为它长得实在太不像蛇了。

小蛇小小的三角头前面竟然长出了一个类似「角」的东西，长度也就半个指甲盖的样子。它吐信子和爬行的动作，又和蛇没有什么区别。

说话间，一条小蛇已经爬到了我们脚下，伴随着窸窣窸窣的声音，我们向前看去，只见前方地面上爬满了这种小蛇，它们爬行的方向就是我们这边。

我心中有些疑惑，蛇这种动物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。为什么朝着我们这边过来？

「这东西倒像是独角兽，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。」张欢说着弯腰去看爬到他脚下的小蛇。

只见那小蛇一个弹跳，如箭一般向张欢的眼睛射去。张欢吓得往后仰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小蛇的「角」如同锥子一样就要扎进张欢的眼睛，却在他眼皮底下停住了。

马朝先生生地攥住了小蛇的尾巴，小蛇迅速回头将「角」扎进了马朝先的小臂，竟然像蚂蟥一样，半个身子都钻了进去，马朝先闷叫一声，血流如注。

马朝先的另一只手同时握住了蛇尾，小蛇虽小，但力道不算小，扭动的幅度很大，再加上身体滑腻，他竟然没有把蛇从小臂上拔出来。

写出来一大段，但发生的时候也就是电闪火石一瞬间的事情，我们都慌了神，只见冯得水走向前，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柄小刀，他矫捷地把刀贴着马朝先的手臂滑去，小蛇被割成了两半，一半截在马朝先的手里，另一半还在他的手臂里，竟然还在扭动，而且往里面钻了进去。

「这是蚂蟥还是蛇啊？」差点没命的张欢说道。

这句话倒提醒了班长，只见他一只手使劲地掐住马朝先的上臂，另一只手使劲地拍打马朝先鼓起的手臂位置。

这就是对付蚂蟥的方法，蚂蟥往人肉里钻的时候，不能直接去拽，越拽，蚂蟥往里面钻的力道也就越大，而且蚂蟥很容易被拽断，一旦它断成了两截，已经钻进肉里的部分就很难取出来了。所以说一旦蚂蟥吸进了肉里，最好的办法是用手去拍，这样蚂蟥吃痛就会整个身子缩成一团，伸进去的也会缩回来。

班长使劲地拍打了五六下，马朝先的手臂终于不在鼓动。

「刀给我！」马朝先向冯得水说道。

冯得水把刀递了过来，马朝先把刀插进了伤口处，用刀尖把半截小蛇挑了出来。

它已经不再扭动了，原来它的角并不是圆润的锥形，而是像三角刀一样，一圈有三个锋利的面，正是这种锋利的「角」切开了马朝先的手臂。

这究竟是什么怪物？没时间容我们思考，地面上成片的小蛇已经爬了过来，我终于明白了它们往这边来的目的：它们把我们当成了食物。

马朝先把半截袖子扯下，包扎好了伤口。

「班长，我们跑吧。」张欢啜泣着说道。

班长看了看大伙，我知道他的顾虑，这是主干道，只有从这里才能到达地面上，这里虽然四通八达，但无论走哪个支道，最终都是死路一条。

「原路返回！」他终于下定了决心，「先离开这里再想办法。」

「慢着！」马朝先突然说道，他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，「大伙跟我走。」

马朝先不等我们发问，第一个往前奔去，他虽然五十多岁，但干重活的人没这么娇贵，跑起来也像年轻人一样。

张欢丝毫没有犹豫，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，嗖的一下蹿了出去。我们稍慢了一步，反正死路一条，也许马朝先真有什么办法呢。他是我们这里最年长的人，我不禁又想起了那通电话。「不要往下去，小心马朝先。」往下去？哪里还有下呢？

我们跑了五分钟，整个通道还是回荡着窸窸窣窣的声音，这些小蛇真是阴魂不散。它们能感知到我们的温度，除非有出路，不然早晚我们要被它们追上。

矿井下四通八达，每隔通道都通向一个工作面，马朝先拐向了其中一个通道，这时，班长、冯得水、冯顺停了下来，跑在第二的张欢回头看到我们停下，他冲着马朝先喊了一声。

「哎，马师傅，等一等。」

马朝先站定，看到我们都停了下来，他不耐烦地说道：「怎么回事？」

「老马，你什么意思？」周海英说道。

马朝先有点摸不着头脑，「什么意思？带你们逃命呗！」

「哼！」冯得水标志性地冷笑，「这是什么地方，你会不知道？」

「你们要是信我老马，就跟我走，不信的话，也可以走其他地方，这个我管不着。」马朝先说道。

「老马，还是把话说清楚。你要是真想救大伙，就透点底，你也不想让我们做个睁眼瞎吧？」周海英说道。

「到了地方，我会跟你们解释，只是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。」

「你不会不知道这里面已经被填埋了吧？」周海英问道。

「这个地方，没人能埋得了。你们进去就知道了。」

「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」我插口问道。

「李老三死的地方。」冯顺回答道。

六

张欢立刻往后退了一步，说道：「马师傅，您这……也太……不能把大伙往坑里带啊！」

马朝先眯着眼睛看了一圈，又望回前方。「这地方跟你们想得不一样。跟我走，也许还有条生路，不跟我走，那就是必死。」

「也许咱们可以兜圈子，躲开这些蛇，给外面的人争取救援的时间。」我说道。一想到那通电话，我就对马朝先有点不信任。

「救援？」马朝先带着吃惊的神色说道，「小兄弟，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？」

「这有什么问题？这都冒顶了，上面还能不知道。我看林太白说得对，咱们呀，就和那帮蛇绕圈子，拖延时间。」张欢说道。

马朝先侧耳听了听，大概是想估算一下群蛇到达这里的时间。

「第一，这次冒顶有点奇怪，其他地方都没塌，就在出口这边塌了下去；第二，矿上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工作面，咱们从里面出来到现在，你们见到其他人没有？」马朝先一口气说了下来。

「都他妈跑了呗！」冯得水接道。

班长摇了摇头，「老马说得对，是有点奇怪，我看这事还是听老马的。」

「从一进来你就老是说听他的。现在又怎样了？出了事以后，这里咱们也进去过，埋得结结实实，现在往里钻，能走多远？」冯得水说道。

「那你说怎么办？」班长有点不耐烦。

「等救援啊！」不等冯得水说话，张欢插嘴道。

除了我和张欢，其他人都苦笑着摇头。

「外面会根据刚才咱们看到的坍塌来判断冒顶的程度，咱们是小矿，现在他们要做的不是救援。而是不让人知道出事故了。」班长说道。

张欢这下彻底瘫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「我上有老，下有……我上有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，还没娶媳妇呢，我……呜呜……」

蛇蠕动产生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。

「你们走不走？再不走，我自己走了。」马朝先说道。

张欢边擦眼泪，边爬了起来，「马师傅，您要是能把我带出去，就是救了我第二次了，那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我要孝顺您。」

班长、冯得水、冯顺虽然没说话，但是已经往马朝先跟前凑了凑，看样子是下定了决心，只有我没有动。

「小兄弟，相信我老马。」马朝先对我说道。

他当然不知道我不相信他的原因，是电话里的那声警告。

但是此时此刻，我不可能和大伙分开，于是我往前走了两步。马朝先转身朝里走去。

我走在最后面，我故意放慢了脚步，想再去听听蛇爬动发出的声音，但是我什么也没听到。我脑子中「轰」的一声，感觉到头皮发麻，我感觉自己卷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，陡然之间，我觉得很多不合情理的事情都在今晚发生了。

从老工人的话中可以知道，这里确实不久前发生了一场矿难，只是被瞒报了，而死的人里面还有班长周海英的好朋友，我和张欢对这场事故从来都没听说过。

当小蛇箭一般的速度弹向张欢的时候，是马朝先抓住了蛇尾，这么快的反应速度几乎是不可能的，难道他知道小蛇会用这一招？

从马朝先熟练地用小刀把断了半截的小蛇从肉里挑出来的时候，我几乎可以肯定，这不是马朝先第一次见到这种怪蛇。

想到这，我立刻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：冯得水带刀干什么？

既然我现在听不到蛇的声音，那刚才为什么会有那么急促的窸窣窸窣声。

我打量着众人，似乎每个人身后都有我所不知道的秘密。

「什么味道？」冯顺说道，黑暗中传来他使劲儿吸鼻子的声音。

「蘑菇的味道。」周海英说道。

说着他把灯光照在了墙壁上，上面挂满了蘑菇，散发出很鲜的味道。

这些蘑菇块头儿很大，蘑菇头竟然有一个成人的拳头那么大。

「这些蘑菇个头儿可真够大的。」张欢扯住了一个蘑菇，使劲拉了下来，他就像拉开了塑料薄膜的一角一样，把整个「薄

膜」都撕开了，墙壁上成片的蘑菇一股脑地掉在了地上，一大块土从墙上掉了下来，接下来看到的情景让我两腿发麻。

墙上嵌着的竟然是一具具的人的尸体，正是薄薄的一层土把他们包在了里面，蘑菇就长在了他们的身上。

「啪啪……啪啪……」这些尸体一个个从墙上掉了下来，我估摸了一下，得有三四十具。

张欢连滚带爬地一口气跑到我的后面。

七

「这家伙不是……」冯顺惊恐地喊道。

我硬着头皮把矿灯再次照向这些尸体，我之所以肯定这些人都是尸体，是因为那些蘑菇已经扎进了他们的身体里，把他们的身体当成了养料池。

「瞎嚷嚷什么？」冯得水说道，「地底阴凉，有些尸体没有腐烂，长了蘑菇这很正常，你不是吃坟上结出的枣子吗？这尸身上的蘑菇干脆你也吃了得了。」

也不知是不是被冯得水的话恶心到了，张欢蹲在地上干呕起来。我对这兄弟俩有些不解，两人是亲兄弟，但是冯得水却处处针对冯顺。

我没有想太多，又扫视了一下这些尸体，这些尸体散落出来，我没有闻出臭味，大概被蘑菇的味道掩盖了。

「你们看这个人。」冯顺把光打到一具尸身的上面，「他」穿着普通矿井工人的服装，正面朝下，背上长满了蘑菇，但头却扭转了过来，脸部完全呈现出来，他的眼珠已经发白，脸显得浮肿，既然这里尸体不容易腐烂，也就更不知道他死了有多久了。

「不对！虽然矿上会瞒报，但是要是死了这么多人根本就瞒不住。」周海英说道。

「先让冯顺把话说完。」马朝先说道，众人把目光都看向了冯顺。

「有什么奇怪的？」马朝先追问。

「这个人我见过。」冯顺说道。

「你见过？什么时候？」马朝先的语气里充满了紧张，其他人都屏住了呼吸，怕听不清两人的对话。

「不可能的，应该是我认错了。」冯顺摇了摇头，「咱们刚到工作面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人在挖煤。」

「刚到工作面？就今天？」马朝先的声音透着惊恐。

冯顺点了点头。

「不要他妈的老是点头摇头，这乌漆墨黑的，谁能看见！」冯得水骂道。

「这人一看死了不是一时半会儿了，所以我看到的不可能是他。」冯顺略微提高了自己的声音。

「今天的怪事多了去了，那个时候，几十个光着屁股的大老爷们撅着腚在那挖煤，你怎么就认识这人了？」马朝先问道。

我暗暗佩服了一下，姜还是老的辣，我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。

「他的屁股上有一块大疤，挺吓人的，所以我就多看了两眼。」

众人再次将目光集中在了地上的那具尸身上。

「扒拉死尸的裤子，不太好吧。」看到马朝先提着铁锹往前走，张欢说道。

马朝先没有理他的话，已经走到了尸身的跟前。虽然我和马朝先接触不深，但就这一两个小时的工夫，他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，之前是畏畏缩缩，贪生怕死没担当，但是现在他却似乎成了我们当中的领导者。

马朝先走到尸身的跟前，他用铁锹勾住了尸身的裤子，「刺啦」一声，裤子被他退下，浮肿发白的大屁股呈现在我们眼前，一条如蜈蚣般的长长的伤疤映入我们的眼帘。

马朝先动也没动，我和其他人却不禁往后退了一步。

我由于恐惧后背冒起了冷汗，还有些发痒。如果这人就是冯顺看到的那名工人，这一切应该怎么解释？就在不到两小时前，

他还活蹦乱跳地在工作面上挖煤，而现在却成了一具不知死了多久的尸体，身体上还长满了巨大的蘑菇。

「马……马师傅……我又尿了……」张欢说道，以前张欢还把班长当作主心骨，现在由于马朝先的临危不乱，仿佛成了我们的依靠。

不过，此时没人再笑话他尿裤子了。

「他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。」马朝先说道。

「冯顺，你有没有在说谎？」周海英厉声问道，其实在这种情况下，科学合理的解释就是冯顺在说谎。这个尸身碰巧是他认识的人，他知道这人屁股上有道疤，所以编了一个故事。

「班长，我为什么要说谎啊？」冯顺委屈地回到道，「我自己都要尿裤子了。」

「大伙看看，里面还有没有认识的人？」马朝先问道。

「不对！」周海英突然喊道。他恐惧地看着大家，「那些人当中，除了队长竟然没有我认识的。」

「没有你认识的？什么意思？」马朝先蹙眉说道。

「在我们工作面挖煤的弟兄，我看到了几张面孔，却一个我认识的也没有。我以为都是新来的，就没留意。大伙想想，有没有见到自己的熟人？」

我和张欢都是新来的，自然没有熟人，冯顺、马朝先和冯得水摇了摇头，不知道是没有看到熟人还是没留意那些人的面孔。

要当上班长，至少也要在这矿上干上五年的时间，这么长的时间，就算矿上的一棵草也能认出来了，怎么会有连周海英也认不出来的人呢？

「咱们这是撞鬼了吧？佛祖地藏王菩萨耶稣保佑，千万让我们都活着出去啊。」张欢嘀咕道。

「把趴着的人都翻过来。」马朝先说道。

所有人都没有动，冯顺，冯得水和周海英都盯着他。

「怎么了？不会连我也不认识了吧？」

「老马，你今天有点怪啊！」周海英说道。

「你老小子平时可不是这样，怎么今天跟打了鸡血一样。」冯得水补充道。

「嘿嘿……」马朝先干笑了两声，「怎么说，我也比你们痴长两岁，经过的事情多，鬼啊神啊的也吓不倒我。算了，我不多说了，都听班长的得了。」

「老马，别，确实，我比你年轻，经的事少，现在咱们只有一个愿望，活着出去，这宁上山，莫下海，当白灰，不老黑，谁都知道，要不是穷的没办法了，谁愿意豁出命来挖煤，不都是有家要养吗。大伙不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家人，一定要活着出去。」周海英的一番话让本来有些低落的士气提升了不少。

张欢附和道：「还是班长说话有水平，我看所有的牛鬼蛇神都是纸老虎。我第一个来翻，看看这些都是什么幺蛾子。」

张欢往前走去，把最靠近自己的一具尸体翻了过来。张欢大叫一声「妈呀」就往后退去，刚才的激情慷慨消失殆尽。

我们看到尸体的脸也是吓了一跳，这具尸体的两只眼睛像是被挖掉了，空洞洞的，像是要把人吸进去一般。

八

我看得心里一紧，赶紧把头转向别处，冯得水却直勾勾地看着这具尸体没有动。

「你们看这是谁？」冯得水问道。

他这一说，我忍着害怕与恶心又重新回头去看。这「人」虽然没有了眼睛，但我根据轮廓还是认出了他：他就是督促我们干活的队长。

「李立冬！」周海英喊道。

没错，队长的名字就是叫李立冬，看来我没有认错。

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」冯顺像是喃喃自语地说道。

「现在手里要是能有根烟，让我少活十年也行啊。」马朝先摸着嘴说道，「你们看出门道没有，屁股上有疤的那具尸体，一看就死了有一段时间了，李立冬却是刚死的，你们看他眼角血迹。」

没错，在李立冬四周眼眶处，在矿灯的照射下，有黑色的印记，那是血！

「马师傅，还是你厉害，看血迹就知道这人刚死。这次全指望您了。」张欢拍着马屁说道。

马朝先昂着头斜睨了他一眼，「不是，我刚才用铁锹捅了捅这些尸体，除了李立冬的，那些一碰一个坑。你们现在明白了吧？班长，你也知道为什么那些人你不认识了吧？」

「你是说……那些人，除了李立冬……」周海英的声音发颤，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。

马朝先点了点头，「对，当时除了李立冬一个活人，其他的都是死人。」

冯得水又是一声冷哼，「真是扯淡，你老小子少在这装神弄鬼。一定是你小子捅的力道不一样。」

马朝先把铁锹递给了他，「你来！」

冯得水瞪了他一眼，没有接话。

其实不用马朝先的办法，仔细观察的话也会看得出来，李立冬的尸体上没有长蘑菇，其他尸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蘑菇。

「马师傅，这……不可能吧？死人还能干活？」冯顺说道。

「我听不到蛇的声音了，我看要不我们往回走吧？」张欢说道。

的确，我也宁愿遇到怪蛇，也不想待在这诡异的地方。不过，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人身边，谁都会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在里面：就是一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，等真相大白的时候一定不是这样。

「这也不对呀，谁在井底见过蘑菇啊？它们是不是那啥，要进行光合作用的？」周海英说道。

「蘑菇是腐生或寄生菌类，不是绿色植物，它没有可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绿体，不能自身合成养分，而是靠从腐烂的枝叶中或别的植物身上吸收营养物质。」我说道，庆幸着自己还记得一些生物课上的内容。

众人看了看我。

马朝先指着尸体说道：「我看它们是从动物身上吸收营养物质才对。」

「也许是它们从蘑菇身上吸收营养物质。」冯得水冒出来一声。

听了冯得水的话，我不禁哆嗦了一下。

「水哥，你别说了，太吓人，我可没尿撒了。」张欢叫道。

「你能认出来这是什么蘑菇吗？」马朝先向我问道。

我摇了摇头，「哪里有这么大蘑菇。」

我爸以前养过鸡，酿过酒，也培植过蘑菇，我也对蘑菇的种类了解一些，但我却从来没有去留意这些蘑菇是什么种类。想起来是这么两个原因：一是这满地的死尸很难让我去留意蘑菇，另外这些蘑菇实在是太大了，我心底其实并不认可这真的是蘑菇。

「林太白，你忘了我和你说的野枣的事情了？」冯顺说道，
「人油肥着呢。」

「可这蘑菇也不吸收人的养分啊。」我争辩道。

「小林，你不要管这个，你就看看这些蘑菇大体形状像哪种蘑菇。」马朝先说道。

我瞥了他一眼，端起矿灯仔细地辨认起这些巨大的蘑菇。

我用矿灯照在一具尸体的脸上，他的双眼暴睁、脸部浮肿，我怎么看怎么觉得怪，但让我说出怪在哪里，我又说不上来。

灯光迅速下移，照在了长在他胸口的蘑菇上，蘑菇像是从他衣服里钻出来一样，我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，我想看看蘑菇的根部是和他的身体怎么连接的。

「认不认得出来？」冯得水冲我问道。

我点了点头，「这是榛蘑，是东北特有的山珍，这种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。」

「榛蘑炖小鸡！」张欢咽了一口唾沫说道。

我把矿灯递给了周海英，让他帮我照着，我蹲了下去，想去解开了尸体胸前的扣子，就在我蹲下去的一瞬间，我看到蘑菇头上突然现出一个诡异的人脸。

我猛地站起，差点撞在离我最近的周海英身上。

众人以为有了危险，赶紧严阵以待，我定了定身，从周海英手里接过灯，又去观察了一下，才发现是蘑菇头上的纹路，被我误以为是一张人脸。

我对把大家吓了一跳有些愧疚，再次蹲下解开了扣子。我看到了那具尸体的胸膛，虽然眼前的景象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震撼，但因为刚刚把大伙吓了一跳，我强抑住心中的恐惧。

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胸膛皮肤上的血管，这些血管和蘑菇连在一起，仿佛是一个循环体一样，而且这些血管在蠕动！

九

电光火石间，我终于明白了刚才看到尸首的眼睛为什么会感觉奇怪了，他的眼是睁开的，但是没有上眼皮！

这次我掩饰不了慌张了，我站起来几乎是从周海英手里抢过矿灯，对准了尸身的脸，他的眼睛像是突出来一样，上眼皮已经被割掉了。

我拿着矿灯疯了一般地把这些尸体全都翻过来，除了李立冬的眼睛被挖掉了以外，这些尸体的眼皮全都被割掉了，这样他们永远也合不上眼了。

我没理会大伙的反应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「林太白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胆小，你倒是说句话啊。」张欢说道。

「冯得水说得对！不是这些蘑菇从尸体上吸收养分，而是这些尸身从蘑菇上吸收养分。」我有气无力地说道，「有人在养尸！」

「养……养尸？什么是养尸？」张欢结巴着问道。

「照目前这种情况下，的确是有人在这里养尸，他们的眼皮都被割掉了，这摆明是不让他们闭眼，走不了黄泉路啊。」马朝先说道。

我看了看马朝先，又想起了那通电话。

「小林，你怎么知道养尸这回事？」马朝先向我问道。

「这是我小的时候听的一个故事，讲的是古徽州的一个事……」我回答道。

「都他妈的什么时候了，还讲故事，赶紧想想怎么出去是正经事。」冯得水打断了我说道。

「是，我看还是赶紧离开这儿！班长，你拉我一把！」冯顺声音发颤地说道。

这冯顺胆大心细，什么事情会把他吓得都变了腔了？

周海英也明白肯定出事了，他想也没想，就把手伸了过去，攥住了冯顺的手。张欢的灯已经照了过去，冯顺脸上的肉在动，牙齿咯咯作响。

「我的脚……被人攥住了！」冯顺说道。

大伙不约而同地把灯照向冯顺的脚下，只见地上趴着的一具尸首头面朝下，牵拉在地上，两手前伸，抓住了冯顺的脚踝。

「不对，这些尸体在动，刚才不都在前面吗？什么时候爬到这儿了？」我说道。

我话音刚落，攥住冯顺的尸身的头部竟然抬了起来，眼睛几乎没有黑眼珠，白茫茫的一片。

「把脚抬起来！」冯得水大叫道。

冯顺满头的汗，「我试过了，根本抬不起来。」

「我的妈呀！诈尸了！」张欢哭喊道。

只见我们面前的几十具尸体都在动，他们身上的蘑菇迅速地萎缩下去，最终脱落了下去。

这些尸体的关节已经不能转动，他们动作僵硬地想爬起来。

我顾不得这么多了，举起铁锹就要朝着攥住冯顺脚踝的手斩去，却被马朝先一把拉住。

「不要动他，快帮我把李立冬的尸体扶起来。」马朝先眼神坚定地望了我一眼，就迅速地往李立冬的身体上跑去。

张欢整个人都在那里发哆嗦，是指望不上了。冯得水似乎对弟弟并不是那么关心，而是密切关注着那些爬起来的尸体。

周海英在拉着冯顺的手。

我朝着马朝先那边奔去，马朝先已经拽住李立冬的一个胳膊，把他拉地坐在了地上。

「把他背在身上。」马朝先向我说道。

我犹豫地看了看他。

「怎么？你让我这么大年纪还背他啊？」马朝先说道，马朝先一只手拽住李立冬，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，悄悄地捏了我一下。

我环顾了四周，不知道为何马朝先要这么做。

「背上他！」马朝先又说了一遍，「快，要不然我们没有机会了！」

我盯了他一眼，然后抓住了李立冬的另外一只手，往身上一背。我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，怪不得都说人都是死重死重的。

「去冯顺那！」马朝先像是赶骡子一样拍了一下我的屁股。

也许是因为在这个时候，马朝先还是这么泰然自若，这就让我对他的命令没法拒绝。

李立冬身体高大，我双手扶住他的屁股往上垫了垫，向冯顺那里跑去，马朝先紧跟着我。等我到了冯顺跟前，只见马朝先一手握住李立冬的手，一手拉过来冯顺的手，将冯顺的手和李立冬的手放在了一起。

冯顺立刻现出了惊讶和高兴的表情，我朝着他脚底看去，那具尸体已经松开了手，就那么趴在他脚下，一动也不动。

「李立冬现在是恶鬼，这些尸体都怕他。」马朝先说道。他这一说，我吓得差点松了手，「背紧了！」马朝先厉声说道。

「我宁愿被蛇喝血，也不想死在这儿。」张欢发狂一样，拔腿就往外跑，周海英想去拽他也没有拽住。

几十具尸体都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他们的眼皮都已经被割掉，眼睛就这么直勾勾地「盯着」我们。

「这些人合不上眼，找不到黄泉路，看到活人就像将死的人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，会死死地抓住。」马朝先说道。

这个时候没人追问他怎么会知道这些。

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」冯顺问道。

「往里走！这些蛇到现在都没追上来，一定是有原因的，我们往里走，说不定还有出路。」

「哼，这里是当时出事的工作面，往里走肯定是死路一条。你总是想把我们往里带，究竟安的是什么心？」冯得水说道。

「事到如今，我给你们说实话，这里面我早就进来过了，你们先跟我走，过了这个坎，我就给你们解释。你们要是想出去也可以，但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那些蛇光靠气味就可以找到所有人。」

我看向周海英，「班长，你拿个主意！」

「朝里走！」周海英斩钉截铁地说道。

十

就算我们要朝里走，也要穿过前面几十具站立的尸体。大伙为难地看了看马朝先，马朝先却看着冯顺，冯顺发现大伙看他，马上把目光转向别处。

「林太白，你背着李立冬走在前面，他现在就是我们的护身符。这些僵尸不敢靠近他。」马朝先说道。

「僵尸都用上了？」冯得水讽刺地说道。

「你狗日的真是个狗不理，什么事都要抬杠！」马朝先怒气冲冲地说道。

冯得水也不是软柿子，他蹭的一声站了起来，「你狗日的！」其他人都没反应过来，冯得水已经扑向了马朝先。

冯得水接近一米八的块头就这么冲上个子不高的马朝先，但是马朝先似乎并不着急，露出了一丝冷笑，他躲也没有躲，冯得水却在他跟前突然跪了下去，痛苦地抱着膝盖。

马朝先看也没看他，也不顾我们惊愕的神情，对我说道：「你走在前面！」

这人绝不简单，那通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，我心底充满了疑问。

看到我没有动，马朝先催我道：「听我的没错！」

前面几十人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我们，我根本不敢和他们直视。我耷拉着头，背着李立冬往前走，其他人跟我让开了空。

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」张欢跑了过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看着我们，「我说你们怎么胆这么大呢？死人堆里也闯。」

「你胆小不也跑回来了吗？」冯顺细声细语地说道。

「我就想还是人多力量大！我还是跟着大伙，可以互相照顾照顾。」

「行，大伙也不用怕，活人还能死在死人手里。」周海英说道。

「班长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咱活人能死一次，他死人还能再死一次？」张欢说道。

「这帮死人盯得我心里发毛，先走过去再说。」冯得水已经站直了，开腔道，他故意不去看马朝先。

这梁子算是结下了，以冯得水的性格，我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

「都紧跟着林太白！给打个灯。」马朝先说道，他现在俨然成了我们当中的领导者。

我低头背着李立冬朝着死人竖立的地方走去，人真是奇怪，也许一个响雷就能把自己吓一跳，但一旦拧成一股劲儿豁出去了却什么也不怕了，但这股劲儿一旦松下来，就会后怕了。

我背着李立冬往里走，所到之处，那些站立的尸体都朝两旁挪了挪，让出了一条道。

我低着头向前，七八米的路我走了两三分钟的样子，终于走出了尸群，我刚要松口气，这时候我感觉背上被人挠了一下。一股冷意从脚底直往上蹿，他妈的，难道李立冬也活过来了。

本来李立冬的手是垂下去的，但是我感觉到他的手在动，猛然间他的双手像钢箍一样死死地勒在了我的胸前，这动作太大，大伙不可能没注意到，想到众人就跟我后面，我心里面吃了定心丸，但一个眼睛都被挖去的死人这么勒住了我还是把我吓得六神无主，我猛地转过了身，我没看到任何人！我只看到了五盏灯！五盏离我像是有几里地的灯。

钢箍一般的手臂还在收紧，我快喘不过气了，我本来手是拖在李立冬屁股下面的，现在我顾不得他掉下去了，再说他这么勒

住了我会掉下去才是怪事。我腾出手去掰勒住我的李立冬的手，突然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肩头。

「小林，没事吧？」马朝先在我旁边轻声说道，五个人一个不少地站在我面前。

「刚才你们到哪儿去了？」我顾不得擦额头上的汗珠，向他们问道。

「我们不是一直跟在你后面吗？你失心疯一样越走越快，我们都赶不上你了。」张欢说道。

「李立冬的尸体动了！刚才他勒住了我！」我说道。

大伙奇怪地看着我，周海英开口道：「小林，一路上我们一直留意呢，这就是个死尸，没动过。」

「先把尸体放下再说吧。」马朝先说道。

我的手早就松开了，只是弓着腰才没有让尸体掉下去，此时我直起了身子，李立冬的身体滑了下去，掉在了地上，发出一声闷声。我整个人仿佛虚脱了一般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「这是什么地方？」冯顺说道。听了他的话，我才开始环顾四周，这里就像是山洞一样，地上有各种形状的石头。

「这些都是死石头，长在上面的，动不了。」马朝先说道。

「这是镁矿！」周海英说道，「我以前在镁矿里干过，但是纯度这么高的镁矿石还是第一次见。」他捡起了一块石头说道。

「那些尸体哪儿去了？」我又问道。

所有人又把头转向了我。

「哥，你这是累糊涂了吧？」张欢说道，「你都这么狂奔了有半个小时了，早把他们甩远了。」

我蹭的站了起来，「什么？半个小时。」

「只多不少！」冯顺紧接着说道。

「我怎么感觉就一抹脸的时间呢？」

「还想不明白呢？这有古怪。」冯得水说道，「你们谁见过这么纯的镁？镁的金属性太强。」

马朝先点了点头，「这里不像是天然的，倒像是人工的。」

突然不远处传来了窸窣窸窣的声音，我们几盏灯立即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照去，就在离我们不到两米处的石头后面，竟然长着像是灌木丛的植物，而发出声音的竟然是一只巴掌大的青蛙！

这里可是几百米深的井下，除了人根本就没有活物，平时连个昆虫也碰不到，而现在，这里却有一只青蛙。

它像是对我们示威一样，发出呱呱的声音。

十一

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刚才咱们连蛇都看到了，这有只青蛙也正常。」张欢说道。

「不一样，刚才那蛇有古怪，像是被包在煤精里，就像化石一样，那样咱们还可以接受，再说了……」冯顺说到这里被马朝先摆手打断。

「咱们在这里见了太多稀奇古怪的事情，突然有个正常物件，反而觉得奇怪了。既然咱们都到了这里，我也就不瞒大伙了。这矿井底下有古怪，是因为咱们头顶这个湖本身就不正常。」马朝先一口气说道，「大伙歇歇脚，我也给大伙讲解讲解，害怕，那是因为不懂，懂了也就不那么害怕了！」

煤矿的开采当然不能随便挖，挖过的地方时间久了就会塌下去，形成塌陷区，里面涌满了水，水深都是几百米的，水往低处流嘛，我们现在挖的这一块，在顶上就是一个大湖，是本市最大的一个天然淡水湖，叫化家湖，四面环山。

这里属于淮河以北，天气干燥，降水少，天然湖泊很容易干涸，可这化家湖却由于四面环山，几乎和外界完全隔绝，因此蓄水量一直没怎么下降。几十年前，这里算是菏泽之乡，水产丰富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周围的村子就靠着这一个大湖度过了六十年代最难熬的饥荒。

虽说化家湖蓄水丰富，但是也是随着季节的变换，水位也在变，在它的南岸边，就有一个村子建在了那里，每到夏天这里经常会被溢出的水淹没，那个时候村民就会搬到山上，等水位下降的时候再搬回来，慢慢地，本来的村庄反而被放弃了，村民反而都住在了山腰上，但是村里有个很奇怪的传说，那就是

无论发了多大的水，村口的两座坟头却永远也不会被淹没，说是水长一尺，坟长一丈。

据说这两座坟头已经存在了几百年，村里没人能说出它们什么时候建在这里的。

湖水退后会留下淤泥，这泥土最肥沃，有些人就在坟头周围的地上种上了庄稼，种地本来就是靠天吃饭，万一这年水大把庄稼淹了，也就损失几十斤的种子；要是走了运，水没漫过来，那就是一大笔收入了。

村里有个叫化天来的老汉，人勤快些，脑子也活络，他把坟头周围都种上了庄稼，这里土地肥沃，庄稼长得好，化老汉也喜欢，就往地里跑得勤，眼看着五月份了，地里的麦穗都把麦秆压地弯了腰，只要再等个十几天没有大水，今年算是丰收了。

天不遂人愿，眼看着麦子就要割了，大雨却连下了好几天，湖水噌噌地往上涨。

其他村民本来就嫉妒化老汉占了这么大地，幸灾乐祸得不少，化老汉心里不服气，觉得反正麦子快熟了，就冒雨收割了。等太阳出来，晒一晒就可以了，退一步说，就算阴雨不停，这发霉的粮食还能喂猪呢。

抱着这种想法，化老汉和儿子一起披着雨衣带着镰刀就到地里收起了麦子。

老天爷仿佛跟他作对一样，雨下得越来越大，化老汉一辈子的庄稼人，哪能舍得这到手的粮食烂在地里，和儿子拼命地埋头

苦干。因为雨太大，打得没法睁眼，于是两人就这么低着头拼了命地割麦子，儿子埋怨着老爹贪便宜，手里镰刀却也没停下，可当儿子抬头往前看水位到哪儿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的老爹不见了。

化老汉的儿子吓了一跳，心想老爹该不会是被水冲跑了吧？可水位还在二十米以外，难道是被麦秸遮住了，化老汉的儿子放下镰刀，扯着嗓子喊着老爹，但是他蹚遍了整片地，也没有找到化老汉。

这熊孩子在麦地里来回转了一个多小时，哭爹喊娘的，蹚遍了每一寸麦地，但是他爹就这么不见了。

五天后，化家湖往西三十里的矿井里发生了矿难，十五个人被埋在了里面，但最后却挖出来了十六个人，有一个老汉愣是没人认识。值班队长一口咬定，从来没见过这个老汉，十五个矿工早就没了气，倒是那老汉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说了几个字：燕北城。

十二

就在马朝先叙述的时候，我们都各自找了地方坐了下来。马朝先继续说道：「当地一直有个传说，就是化家湖的下面有一座黄金做的城市，这就是燕北城，没人相信这是真的，但谁也想不明白化天来为什么弥留之际会说出这三个字。」

「这老小子该不会是进去了吧？」张欢插口道。

「没错！」马朝先提高了音量，「化天来就是进了燕北城。」

「这燕北城难道真的存在？」冯顺问道。

马朝先嘿嘿一笑，「其实想想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这燕北城很可能只是一座古墓，古人信奉阴间和阳世一样，也许是某个达官贵人给自己建了一座城池一样的古墓，被后人越传越厉害，最后变成了用黄金打造的城池了。」

马朝先说得有道理，我点了点头，心里盘算着马朝先是从哪里得知这些的，在这一段时间里，我越来越觉得这人心机很深，完全不是刚下井时的那个精于世故，做事圆滑的老矿工了。

「你是不是在蔡里种过菜？」我开口道，蔡里是我家旁边的一个地名，有很多人在那里种大棚菜。

马朝先表情显得大吃一惊，我知道我猜对了。

五六年前，蔡里来了一个外地人，说是要包块地，搭大棚种菜，现在很多蔬菜不分季节，全部在温度可控的大棚里种植，搭上架子，扯上塑料薄膜，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。

这名外地人很奇怪，他不愿意承包肥沃的地段，反而要在山脚下贫瘠的土地上种菜。

众人不解归不解，只要按时付租钱就行，就这样，这名外地人承包了蔡里脚下的几亩土地。

很快，塑料大棚被搭建了起来，外地人很勤奋，他没有雇人，所有的活似乎全靠他自己来做。

只是有一点让人很费解，就是没人见过他往外卖过菜。

就这样过了大半年的时间，有一天，有人发现很久没见过这名外地人进出大棚了。大伙怀疑他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于是几人结伴走进了大棚，这才发现，大棚里根本没有种菜，而是被挖得坑坑洼洼，几条地道通向地底。

原来这名外地人是盗墓贼，他早就知道这里是一座古墓，于是用大棚做掩护，在这里盗墓。

后来这座古墓被挖掘，可墓地里只剩下了盆盆罐罐，稍微有点价值的东西都被拿走了。

马朝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爽快地承认了，「没错，我在蔡里种过菜。」

他这一承认，到让我不知道怎么往下接话了，其他人不明就里，也就没有深问。

「马师傅，你说你来过这里，啥时候来过的啊？」还是冯顺心细，一直没忘记马朝先的这句话。

马朝先嘿嘿一笑，「没错，我来过这里，不过我可不是来这里挖煤的，我是来找地方的。」

「燕北城？」周海英问道。

马朝先点了点头，却没有去看周海英。

我留意到周海英脸上掠过一丝惊恐，很快他又恢复了镇定。

「好啊，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，故意把我们引到这个地方？」
冯得水恨恨地说道，「狗日的想害死我们。」

马朝先半眯着眼睛看了冯得水说道：「谋财害命的事情我马某人还真没干过，冯得水，你可不要和尚骂人秃。」

「你他妈的啥意思？」冯得水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

马朝先冷笑了一声，「外面的事情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大伙能在一起走到这里也是缘分，要不要走一遭？」

「马师傅，瞧这意思，这燕北城，你是进去过啊？」张欢说道。

马朝先面无表情地「嗯」了一声。

十三

大伙似乎早就猜到了这个结果，没人表现出吃惊的样子。

「折回去！」周海英说道。

「刚才你要进来，现在又说要回去，不带这么玩的吧？」冯得水冷冷回应道。

「现在要是能有袋烟抽，让我少活几天也愿意。」马朝先咂巴着嘴说道，丝毫没有理会周海英和冯得水的争执。

我又想起了那通让我小心马朝先的电话，这个盗墓贼隐藏得这么深，他一定是觉得这个矿井可以通到所谓的燕北城，所以才

想办法混进矿工队伍。

马朝先回头看了看我，脸上已经换上另一幅面孔，仿佛是一种惋惜与爱怜。我没有退却，迎上了他的目光，他却把脸转向了另一边。

「这条道早就封上了，是你挖开的？」周海英向马朝先问道。

「我哪有这个本事？挖开这个道的另有其人。」马朝先回答道。

「我们回去，就算死在外面也比进地狱强。」周海英说道。

「班……班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」张欢带着哭腔说道。

「马朝先，你究竟是谁？」周海英语气沉重地说道。

「哼，我是谁？我能是谁？」马朝先冷笑着说道。他对周海英的态度大转，没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

「嘘！」我突然感到一股凉意袭来，整个人打了一个寒战。众人安静了下来，但是清晰的脚步声传来。

「谁在动？」冯得水问道。

没人吭声。

「灯关掉！」马朝先压低了嗓子说道。

没人和他争辩，几盏矿灯立刻暗了下去，周围陷入了深深的黑暗。我向传出脚步声的方向平视过去，大概五六米的距离，一个个森白的圆球像是漂浮在那里一样，我立刻想到那些已经被割了眼皮的眼睛。

不用说，大伙都看到了，矿灯再次齐齐打开，五六米开外，站着七八个「人」，他们的眼皮早已经被割掉，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们。

「不是蘑菇长在他们身上，而是他们在吸收蘑菇的营养！」我突然想到了这一点，并把它说了出来。

「那不就像是在充电一样？」冯顺说道。

那些「人」迈着僵硬脚步向我们走过来，就像裹了小脚的老太太走路一样，但是他们身上寒气逼人，即使是这么远的距离，我们也能感觉得到。

「林哥！我看你还是把那尸体背上，他们不是怕那具尸体吗？」张欢说道。

被他这么一说，我才想起刚才由于太累，我把李立冬的尸体往地上一放就没有再去管他，此时张欢提到这事，我向刚才放尸体的地方看去，这一看，我心里一惊，我明明把尸体就放在那里的，但此时那里却什么也没有。

众人发觉了我的表情，顾不上那些挪着碎步往这走的「人」，全部搜寻起尸体来，我们活动的范围就这一块，一眼就可以看完，但找了一圈，也没有找到李立冬的尸体。

「我的妈呀！」张欢突然大声喊道，「你们看他们的脚！」

这些「人」脚踝露出的部分白骨森森！而他们依旧直勾勾地看着我们往前挪着步。

「不要动！」马朝先突然对我厉声喝道。我被他镇住了，立刻动也没动。所有的灯光都射向了我，每个人脸上都狰狞得吓人，仿佛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一样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问道。

「林……哥……你背上有……有……东西！」竟然是冯顺结结巴巴地说道。

张欢几乎要瘫在那里了。

我身体没动，想慢慢把头转过去，却又被马朝先喝住。

「告诉你不要动，怎么还动，小心你的气被吸了去。」

一定有什么东西趴在了我的背上，但为什么我会一点感觉也没有呢？也许马朝先说得有一定的道理，虽然被吸了气的说法很不靠谱，但是很多攻击性的动物，比如狼，喜欢把爪子搭在人的肩膀上，一旦那人回头，就会被狼咬断了脖子。

但是此刻我却决定一定要回头看一眼，我说不清具体从哪一时刻，整个局势都被马朝先操控着，而现在我想改变这种局面，不仅仅是因为那通诡异的提醒电话，还有这人身上隐藏的秘密让我心生不快。

我当然不会拿自己的命去赌，就在我转头的时候，我迅速把脖子往后撤，最起码使自己的脖子以上离那个「东西」最远。

我看到了趴在我背上的东西！

十四

李立冬黑洞洞的眼眶正对着我，仿佛要把我整个人吸进去一样。

为什么这么重一个人趴在我背上，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？我猛然把头转回去，斜着身子向地上扑倒。

就在倒地的那一刻，我把头再次转向后面，这次我什么也没看到，我的背摔在了坚硬的地上，疼得我直咧嘴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感觉一只冰凉的手抓住了我的脚踝。

不知什么时候起，一具「僵尸」已经扑在了我的跟前，抓住了我的脚踝。

「脚缩一缩！」马朝先向我喊道。听了他的话，我本能地把脚蜷了一蜷，马朝先用锋利的铁锹斩在了「僵尸」的手腕处，生生地把它的手给砍了下来。

我屁滚尿流地爬了起来，使劲地想把那只还攥着我脚踝的手甩掉，但是那只手死死地攥住，我不得不弯下腰去掰，但是马朝先却一把把我拉住，「来不及了，赶紧跑！」

大伙只能沿着这个坑道继续往里跑了。

整段含镁的通道大概有七八米左右，我跑在最后面，就在我觉得到了安全距离的时候，我转过了身。眼前的情景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那些「僵尸」就像活了一样！刚才的它们，完全就是行尸走肉，而现在，它们竟然懂得规避地上的障碍物，最让我震惊的是它们的眼神，那绝对不是死物！

我把矿灯的灯头攢在了地上，从地上捡了一小块镁，放在接灯泡的地方，镁迅速地燃烧了起来，发出了耀眼的白光，产生的炙热让我差点把整个矿灯甩出去。

「你想烧了它们？」马朝先又折了回来。

我点了点头，「镁可以燃烧！」

马朝先哈哈笑了一声，「扔出去，赶紧走！」他不由分说地再次把我拽了起来，并悄悄地往我手里塞了一个东西。我用手感觉了一下，是一张纸条。

我正要打开看，马朝先却握了一下我的手，意思是不让我现在就看。松开我的手后，他向前跑去，跑到了最前面带路。

镁这种东西其实在军事上可以被用作照明弹，这么多燃烧的镁照得整个通道灯火通明。

我们都奋力向前奔跑，抓在我脚上的「手」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下去。没人说话，只听得到大家的喘息声。

这个通道并不是直的，拐了几个弯之后，「照明弹」的效果也就没有了。就这样跑了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，我没想到这个通道会有这么长，仿佛永远不会到头一样，而且通道越来越窄，最后只容得下三人并行通过，虽然我是第一次下井，我也能看出来，这个通道不像是为了大规模采煤挖出的。

突然，我耳边感觉到风掠过，我不敢相信地又侧了一下耳朵，果然是有风。

跑到最前面的马朝先停了下来。

「见鬼了！怎么会有风？」冯得水骂道。

马朝先前方五六米处又是一个弯道，他端着矿灯步履缓慢地朝前走去，很快，他的身影消失了。

「他妈的就知道往前走，也不知道停一停。」冯得水骂骂咧咧地往前走去，他也转过了弯道，突然他大叫了一声。

「都不要过来。」冯得水喊道。

我们的神经立刻紧绷了起来，往前走去，想看看究竟怎么回事。

冯得水听到我们的脚步声，知道无论怎样我们也会去看看怎么回事情的，便又折了回来，挡在我们前面。

「马朝先不见了！」冯得水说道。

我当时心里就奇怪了，通道这么长，马朝先可能走到前面去了，冯得水怎么就说出「马朝先不见了」这句话来。

「路断了，前面是断崖！」冯得水又说道。

众人不太相信地望着他，冯得水一跺脚，「大伙去看，不过慢慢走，别把老子挤下去了。」

说完冯得水滑稽地往前迈起步，每一脚他都要踏实了再去迈另一脚。

我们跟在他后面小心翼翼地，我手里紧紧地攥住了马朝先给我的纸条，趁着在后面的功夫，我悄悄地打开了，上面用炭写了六个字：「带张欢跳下去！」就在我对这张纸条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大伙也已经跟上了冯得水来到了他所说的断崖。

如冯得水所说，前方是个断崖，当我们拐过弯道，前方突然开阔了起来，但两三米开外，却是黑乎乎的一片，矿灯照下去根本看不到地面，往前也看不到对面。我们面面相觑，想不到这是条死路，而且带我们来到这里的马朝先也不见了。

我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，往下扔去，心里默默念叨着时间，十秒钟之后，才听到一声沉闷的声音传来，也就是说这个断崖的深度大约在五百米。

十五

我拿过张欢的矿灯，站在悬崖边垂直地往下照去，可以看出，这个悬崖是呈碗壁状往下，如果整个构造是呈这样的规律状的

话，我们沿着碗壁都可以滑下去。

「见鬼了，怎么这里有这么大的一个坑！」周海英说道。

「坑？怎么会是坑？」张欢问道。

「在这种情况下，矿灯的最起码能找到一二百米开外，可咱们还是看不到墙壁，这算哪门子坑？」冯得水说道。

「咱们可是在几百米深的地下，总得有壁吧？归根结底还是个大坑。」周海英回答道。

「咱们上面还有个天然的盖子，我们就是在一个盖了盖子的茶杯里面。」我一边说一边回想着纸条上的字。

很明显，马朝先是让我带着张欢从这里跳下去。

「马朝先把我们带到这里自己却跑了！我就说他没安好心！咱们找找，肯定有其他出路。」冯得水愤愤地说道。

「哥，马师傅肯定是没收住，掉下去了。」冯顺说道。

「屁，掉下去也得吱一声！」冯得水说。

「马师傅！马师傅！」张欢喊道。

「不要喊！」周海英厉声说道，「这地方乌漆墨黑的，指不定有什么东西呢。」

要说搁在以前，谁也不会相信，这几乎上千米深的矿井能有什么怪事，可经历这么一个晚上的事情，谁也不能保证什么了。

周海英拿矿灯往两边仔细地照着，想找出一条道来，但两边如同刀削一样，没有任何落脚点。

「林太白，你说马朝先会不会突然掉下去？」周海英向我问道。

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到问我这个问题，不过我想了想还是回答了他，「如果马师傅是失足的话，除非一下子就摔晕过去，否则会喊出声的。」

「你们说刚才那火是不是把那僵尸都烧死了啊？」张欢说道，「我看等一会咱们还是原路返回吧？」

大伙面面相觑，对那批活死人心有余悸，谁也不敢轻易开口说回去。

「我倒是有个方法！」我说道，众人都看向我，我蹲下，前倾着身子，摸了摸我们所站的位置下面，那里非常滑，再加上马朝先的那张纸条，我很肯定马朝先其实是从这里滑下去的。我不明白，如果这是一条活路的话，为什么马朝先单单让我和张欢下去。

「这里非常滑，如果真像一个碗面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滑到底下去。说不定那里真的有出路。我看，马朝先就是从这里滑下去了。」我对马朝先在这个时候还在耍心眼有些反感，干脆直呼其名了。

周海英摇了摇头，「不行，太高了，万一中间有个洞，或者其他情况，我们悬在中间连一点回击的办法也没有。」

「要是能有办法看看下面的情况就好了。」

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如果把矿灯顺着滑下去，不就是能看到下面什么情况了吗？

我把方法说了出来，冯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，「我们现在还有五盏灯，要是再少一盏可就只有四盏了。」

「你们快看！」张欢突然颤抖着声音指着下面说道。

只见我们前下方，两个发着冷光、如同两盏大灯笼的东西正在迅速上升。我们都猜到这是什么，这是眼睛！

我手里正拿着张欢的矿灯，我把矿灯朝那个方向扔了过去。

矿灯在空中翻转，照明范围也不是固定的，我们都死死地盯着矿灯，生怕遗漏了什么。幸运的是灯光还是照射到了「眼睛」，我们这才发现虚惊一场，原来只是孤零零的两个灯笼一样的东西在往我们这里飘。

还没等我们松口气，冯得水大叫一声「鬼火！」

几秒钟后，矿灯已经到底了，灯也灭了，但那两盏「灯笼」依旧向我们飘过来。

鬼火比较轻，我们站的位置属于风口，它朝我们这个位置飘也说得过去，但是有一点不对的，就是它们太稳定了，肯定不像

是火焰。

越来越近了，我粗略估计了一样，这个貌似发着冷光的圆球直径在一米左右，我连大气也不敢喘，相信其他人也和我一样。

「狗日的，原来是萤火虫！」冯得水说道。

果然，数不尽的萤火虫聚在一起组成了这么一个大圆球。几盏矿灯直射到上面，这团萤火虫离我们不到五米的距离。

这些虫子翅膀扇动的嗡嗡声很清晰地传到我们的耳边。

「大伙瞧瞧哎，这萤火虫怎么不是屁股亮啊？」张欢说道。

他话音未落，几个虫子脱离出来，扑向了拿着灯的周海英。

「他娘的，上当了，这不是萤火虫。」周海英挥舞着矿灯驱赶着飞向他的虫子说道。

「把灯全部关掉！」我立刻明白了，不是风把它们吹到这里，而是光把它们引到这里的。

十六

冯得水和冯顺应声把手里的灯关掉了，周海英挥舞着矿灯驱赶虫子根本顾不得去关灯。我们所站的地方是一块突出的平台，也就四五平方米大小，周海英一边躲避一边往旁边撤，一个不注意从平台边上滑了下去。我伸手就要去抓他的左手，却还是慢了一步，周海英声音凄厉地沿着有弧度「碗壁」往下滑，灯

光将两个大「灯笼」也吸引了过去，它们朝着周海英滑落的方向飞去。

周海英的声音终于消失了，矿灯发出的光和两个大「灯笼」也越来越远，消失在黑雾之中。

事情发生得太快，我们都愣在了那里，不知如何应对。

现在只有冯得水和冯顺手里有灯，他们没有再开灯。周围陷入了一片黑暗。这是将近千米的地下，没有了光，绝对是伸手不见五指。

「班长，我们得救班长啊！」张欢打破了沉寂。

「怎么救？」冯得水说道，「小林，要不要把灯打开？」

「再等等，大伙站在原地不要动！」我说道。现在一片漆黑，如果我们贸然行动的话说不准就会掉进这深渊里去，但是灯光可能又会把虫子招过来。

「林太白，你说真是灯光把这些虫子招来的？」冯顺问道。

我很惊讶为什么冯顺要这么问，「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？」

「周海英不是自己掉下去的。我看到一只手在拽他。」冯顺回答道。

我感觉头发立刻都炸了起来，就在周海英掉下去的那一刻，我看到有一只手攥住了周海英的脚踝，本来我以为自己看花了眼，现在冯顺这么说，那证明我看到的是真的。

「我觉得那个东西一直在跟着我们！这些鹌鹑虫很可能是盯上了……」

「什么虫？」我打断他问道。

我听到冯顺深吸了一口气说道：「鹌鹑虫！」

我终于听清楚「鹌鹑」两个字。这鹌鹑就是杜鹃，不过有人说鹌鹑和杜鹃是两种鸟，因为有句「恐鹌鹑之先鸣兮，使夫百草为之不芳」。我小时候爱听老人讲鬼故事，就提到过这鹌鹑虫。

鹌鹑这种鸟属于孵卵寄生性，就是说鹌鹑把卵下在其他鸟的巢里，并会把巢里的另外一个蛋给叼走。这个蛋到哪儿去了呢？有种说法，就是鹌鹑会把这颗蛋放在乱坟岗里。

这颗蛋没人孵化，而且处在野鬼出没之地，渐渐地吸收了鬼身上才有的阴气，最后破壳而出，变成了鹌鹑虫。这鹌鹑虫在出壳之前就靠着吸收魂魄而孕育，出壳之后也是以鬼为生，也就是鹌鹑虫是吃鬼的。

「冯顺，你怎么知道这是鹌鹑虫？」我向冯顺问道，虽然我听说老人说过鹌鹑虫，可从来没人说过鹌鹑虫长什么样子的。

啪的一声，冯顺打开了灯，灯光有些刺眼，冯得水上去对着冯顺的头就是一巴掌，「谁让你把灯打开的？」

冯得水其实是一个色厉内荏的人，他甚至比张欢还感到害怕，明白到这一点后我对他喝道：「冯得水，这都是什么时候了，

那可是你弟弟。」

我转向冯顺，「怎么回事，你说说。」

「哥，你性子急，我要是再不开灯，你这样团团转，非掉下去不可。」冯顺把灯照向我们来的那一边，这样谷底就很难看到这里的灯光了，而我们又可以借助这些光照明，这小子果然心细。

冯得水嘴硬道：「我这是原地打转，又不会走远。怕什么？」

「冯顺，你怎么知道这是鹌鹑虫？」我又问了一遍。

「什么叫鹌鹑虫？踢鬼，踢鬼，怪吓人的，我看我们不如走进去看，说不定待会又有什么把我们拽下去。」张欢一边说，一边不自觉地往里面挪着步。

「马朝先和周海英生死未卜，要是有什么情况，咱们在这里能看着。」虽然我是这么说，但是我心里其实还在想着从这里跳下去的事情，马朝先一定是从这里滑了下去，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从哪个位置滑下去，如果随便跳下去都可以的话，那周海英一定也没事。

「你们说那把火是不是把那些僵尸都烧光了？」冯得水说道，「我看咱们还是往回走看看，说不定现在救援的人都该到了。谁会想到咱们在这里呀！告诉你们，死了这么多人，矿里肯定想堵住我们的嘴，到时候咱们也算小赚一笔，回家安安生生地过日子。」

「水哥，你这也太乐观了，还小赚一笔呢？我要是能再见我爹妈一面，就是一毛钱不给我也乐意。」张欢叫唤道。

「那老子这趟并不是白下了？」

「都别说了，要是命有命回去，到时候再讨论也不迟。冯顺，你怎么知道这是鹩鴂虫的？」我这已经是第三遍问这个问题了。

「我也不是很确定，刚才大伙都说鬼火，我才想到鹩鴂虫。在我们那里，鬼火就是指鹩鴂虫。」冯顺回答道。

冯顺已经不止一次提到「我们那里」，奇怪的是冯得水对此毫无反应，仿佛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的。

「还有，你们看！冯顺用手抚摸着墙壁说道，我们三人学着他用手去摸，非常光滑。

「感觉有点像蜡！」我把手缩回来放在鼻子上闻了闻。

「就是蜡，不过是尸蜡。」冯顺阴阳怪气地说了句。

十七

我一阵恶心，使劲地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。尸体的皮下脂肪会分解成脂肪酸和甘油，而人体里的蛋白质分解就会产生氨，氨和脂肪酸结合，就会形成脂肪酸铵，它会和水中的矿物质结合形成白色蜡状物质，这就是尸蜡。

「墙上怎么会有尸蜡？该不会是具尸体在墙上爬上爬下吧？」我尽量以轻松的口气说道。

三人默默地看了我一眼，冯顺把灯照在了墙上。

「你们仔细看看。」他说道。

「妈呀！」张欢叫了起来，我拉住了往后退的他。我感觉一股凉气直冲头顶，心里的骇然达到了极点。

矿灯的灯光照在墙上，透过朦胧的墙面，里面竟是一张张人脸，就像是把一个个个人像砖头一样码起来组成了一面墙，而他们的姿势保持的就是爬在那里，然后把头昂成了几乎九十度，这样整个脸都面朝外。

「这下你知道尸蜡是怎么来的了？」冯顺向我说道，他的语气非常淡定，「墙都是尸体堆起来的，能没有尸蜡吗？」

我留意到冯得水看了冯顺一眼，然后迅速地低下头去在那瑟瑟发抖。

「现在你知道那些尸体是来干吗的了吧？」冯顺说道。

「难道他们也是来筑墙的？」我问道。

「王八蛋！」冯顺还没回我话，冯得水已经向前拽住了冯顺的衣领，「是你把我们带到了这里的？」

冯顺表情还是平淡得可怕，「带我们来的是马朝先！他就是要我们死在这里。」

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我们死在这里？我又没干什么坏事。」张欢带着哭腔说道。

「干没干坏事，这个只有自己心里知道。」冯顺直勾勾地看这冯得水一字一顿地说道。

「冯得水，他究竟是不是你弟弟？」我厉声问道。

冯得水耷拉着眼皮，松开了冯顺，没有说话。

「我不是他弟弟，我的名字叫成小武。」冯顺一脸冷酷地说道，完全不是以前那个说话轻声细语的冯顺了。

「你……」冯得水结巴着说道，「你是……」

「我的确有个哥哥，他叫成小英。冯得水，你想起来没有？」冯顺说道，不，应该是成小武说道。

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姓这个的不多。」冯得水颤抖着嗓音回答道。

「我就是让你死得明白！」成小武突然拽住冯得水朝崖底推去。我和张欢惊呼一声，想去阻止，但还是晚了一步，冯得水大叫着往下落去。

我和张欢立刻往里靠了靠，生怕也被成小武推下去。

「你们和我无冤无仇的，我不会跟你们过不去的。」成小武说道。

「那个，冯哥，不，武哥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我都弄糊涂了。」张欢说道。

「反正要逃不出去了，我就是要让冯得水死在我前面，让他知道恶有恶报。」成小武盘着腿坐了下去，「你们想不想听，想听的话，我就给你们讲讲。」蹲下去后，他昂着头对我们说道。

我和张欢对视了一眼，双双也坐了下去。

十八

成小武向我们讲述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三年前，成小武的哥哥成小英为了给弟妹挣学费钱，去山西挖矿，但家里在收到了两个月的钱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

成小武从小到大和哥哥的感情最好，他知道哥哥一定出了什么意外，要不然不可能突然就不和家里联系了，在读高中的成小武毅然辍学，踏上了寻找哥哥的道路。

在随后的两三年的时间里，成小武几乎在山西的所有煤矿里干过活，他一直怀疑哥哥出了矿难，而煤矿一定是瞒报了哥哥的死亡。

他四处打听成小英的下落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还终于让他找到了一点有用的信息。在一个小煤矿里，一个工友告诉他，成小英以前就和他一起工作过，但后来跟着一个叫冯得水的人去了另外一家煤矿。

成小武又找到了另外一家煤矿，和里面的工友混熟以后，一个工友悄悄地告诉他，的确有个冯得水的人在这边干过活，但后来冯得水的弟弟出事死了，冯得水就拿着赔偿离开了。他不认识叫成小英的人，就这样，成小武的线索又断了。

就在成小武要离开这家煤矿的时候，一名工人的话引起了成小英的注意。那名工人说没想到成小英和冯得水的弟弟长得这么像，成小英心里一禀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他得知了冯得水弟弟的名字——冯顺。

成小武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找到了冯得水，彼时冯得水早就离开了山西的煤矿，来到了皖北。

冯得水脾气不好，难相处，但是成小武却可以和他处好关系，逆来顺受，得到了冯得水的信任。终于有一天，冯得水告诉他，有一家煤矿缺人，工资高，但是只要他一个人，他可以托关系进去，但是成小武要装作自己的弟弟，成小武答应了，不久冯得水给了成小武一个假身份证，成小武在上面的名字是冯顺。

当成小武有了冯顺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他终于明白了一切，冯得水带着「冯顺」一起上班，让人以为他们就是亲兄弟，然后在矿下打死「冯顺」，造成矿难的假象。矿上死了人，矿主首先想到的就是私了，哪里会去仔细勘察，就这样，冯得水以亲兄弟的身份，拿到赔偿金，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。

听完了成小武的叙述，我和张欢恨得咬牙切齿。

「真不是人造的，他还真能下得去手。」张欢骂道。

「为什么不报警？」我问道。

「报警？」成小武冷哼了一声，「我有什么证据？都过去了这么久了。再说了，我就要亲手杀了他。」

「只是有点危险，要是你一个不注意，说不定已经遭了他的毒手了。」

「我一直防着他呢，不和他单独在一起，他一直找不到机会对我下手，所以心情很气愤，每天拿我撒气。」

我留意到成小武在暗暗积蓄着力量，一只脚蹬着结实的地面，似乎随时会扑过来，难道他也要对我和张欢下手？

我也开始暗中防备，「如果咱们出去了，你怕不怕我和张欢说出去？」我就是把话挑明了提醒他，我们不会不防着他的。

成小武摇了摇头，苦笑了一声，「哈哈，你觉得咱们还逃得出去吗？咱们根本就来错了地方。」

「什么意思？」我有点头皮发麻地问道。

「你们俩是第一次坐罐下井，当然不知道罐要多久才能到井下。」

「不也就几分钟的事情吗？这你都数过？」我没想到他竟然仔细到这个地步。

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亲哥被人杀了，我还要天天和仇人生活在一起，管他叫哥，换作是你们，也会很小心的。每次坐罐下

井，我都会计数，从顶到下，我会数两百八十个数，最慢的一次也不到三百，而这一次我数到了四百五十。」

「多用了两分半钟的时间？难道班长他们都没有觉察到？」

「就算他们觉察到又怎样？我肯定咱们是来错了地方。」

「你是说咱们触底之后又往下下降了两分钟半的时间？」我继续追问道。

「你别问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」突然之间，成小武把灯光照向我和张欢，并迅速地站了起来。虽然我一直在防范着他，可我忘了他手里的灯了，灯光的直射让我俩睁不开眼。我只看到成小武向我们冲了过来，本能地伸出手就推他，为了防止自己被推下悬崖，我死死地抓住了他。张欢反应略慢了一些，但也抱着同样的目的，抱住了成小武的大腿。混乱之中，我第一个滑下了悬崖，但成小武也被我拽了下来，同样下来的还有张欢。

我的背部触碰到了硬物，紧接着是我的头，猛烈的撞击让我昏了过去，失去了知觉。

十九

等我醒来之后，依旧感觉到了耀眼的白光，我以为还被成小武用灯照着，就伸手挡住了眼睛，并慢慢地睁开了眼。

眼前的景象却让我大吃一惊，我仿佛回到了地面上，让我感觉到刺眼的不是灯光，而是这里分明就是一个白天的世界。

难道我已经被救上来了？

我迷迷糊糊地站了起来，打量着四周，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小型废弃石城里一样，到处都是断壁残垣，但光笼罩的地方是有范围的，在二三十米开外，又是一片黑暗，一个石塔隐隐约约出现在黑暗当中。这场景让我想到了电影《倩女幽魂》里张国荣扮演的宁采臣到地府寻找聂小倩的情景。一切都是雾蒙蒙的，仿佛周围布满了恶鬼怪兽，只有我在明处。

我也终于明白，我根本不在地面上，因为这里还是有顶的，我不知道要用什么词来形容这里的景象，这里仿佛就是一个地下城，它的顶就像是古人对天空的认知一样——苍穹。只不过要低矮的多，我估摸了一下，在一百米左右，而光线的来源，就是趴附在「苍穹」上满满的「萤火虫」，我现在知道了它们叫鵝鵝虫。

它们每一个都发出白光，数不尽的鵝鵝虫在一起照亮了这个「地下城」。我环顾四周，我记得的最后的景象是我在往下坠，那么我应该是从某处掉下来的，如果我是从「苍穹」上掉下来，这样的高度早就把我摔死了。

我转着圈子往四周看，明白了我的处境后，我最急切的就是要找到一个人，说上两句话，就算是遇到把我们推下来的成小武也好，但是一个人也没有。

我的肚子叫了一声，即使在跌落之前，我已经六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，而我又不知昏睡了多久。

「你醒了？」突然一个声音从我后面传来，我猛然转过头去，看到马朝先笑嘻嘻地朝我走了过来。

刚才还想着随便出现一个人也好，但此时的感觉却不好，马朝先难道是凭空出现的？很快我就明白，他只是从那些浓雾中走来罢了。

我往后一个趔趄，像看鬼一样看着他。

马朝先叹了一口气，像是猜到了我的想法一样，说道：「我不是鬼，现在还是个人。」

「是你捣的鬼？」我故意提高了声音，这里非常安静，如果有其他人的话，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，独自面对着马朝先，我有些恐惧，想有个帮手也好。

「小林啊，你怎么一口一个鬼字，在这种地方还是忌讳一些的好。」他脸上有着一丝苦笑。

「这是什么地方？」我几乎是喊了出来，想从浓雾中呼唤出人来。

「你看这里像什么地方？」马朝先问道。

「是个古墓，什么燕北城，不过是个地下大墓罢了。」想到这，我突然有些豁然开朗，仿佛所有的事情都有了合理的解释。

马朝先摇头苦笑，「这里的深度超过一千米，谁有能力把墓建在这里。再说了盗墓是为了求财，我犯得着拿命来拼吗！」

的确，我们这儿的煤层属于典型的山东深层煤，和山西的那种浅层煤还不一样，只有到了近代靠着大型机械才有开采的可能，离我们这不远的潍坊市，一直到了 1941 年，才由日本人投产了坊子炭矿，这主要还是大型开采设备的发展。古代的任何一个人达官贵人要把墓穴钻到一千米是绝难办到的事情。

「那你说这里是什么地方？」我有些好奇，紧接着我又问了一句，「既然不是为了财，你千方百计地来这里又是为了什么？」

马朝先咂了咂嘴，竟然对我伸了个大拇指，「小伙子年纪轻轻，倒是挺能抓重点。」

都到了这份上，这老东西还想靠着好听的几句话当迷魂汤来灌我。

「天上一天，地上一百年。在这深井待上一天，心眼长得比发面还快，谁不知道杀人放火，必有因果，既然不是为了财，那你为了什么？」说到后面，我发现「迷魂汤」还是对我有作用了，我竟然忘了追问他这是什么地方。

「是啊，杀人放火，必有因果。人生在世，不过钱、情、仇。我不是为了钱，也不像成小武是为了报仇，那就只剩下了情了。」

「什么？」我吃了一惊，「你有相好的在这儿？」我差点冒出来人鬼情未了这句话。

马朝先脸上一臊，「到底是小年轻，说到情只知道往男女那点事去想。父子亲情，孝悌之情，哪里又不是情了？」

我有些恼羞成怒，「别倚老卖老了，这一班的人都被你霍霍了，你还在这讲什么情？这里没别人了，你干脆点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为什么要到这？」

「这里……」马朝先苦笑着环视四周，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里就是阴曹地府。」

二十

我四处看了看，想找件趁手的东西给马朝先老家伙一下子。现在的情况已经够迷惑的了，他来了句这里是阴曹地府。可我只能在这里找到石头。

「小林啊，听说你上过高中？」马朝先突然来了这么一句。

我不放弃的目光还在地上看着，想找件趁手的武器，一边敷衍地回答了一句，「上到高二。」

马朝先点了点头，「那也算是有一定的理解能力。」

这句话侮辱性极大，你一个盗墓贼嫌疑人说我有一定的理解能力？我刚要讽刺他一番，他又说了一句，「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所大学教授天体物理，职称是副教授。」

我哼了一声，怪自己，当初还觉得他老成持重，没想到是一个神经病，悻悻地说道：「我是清华大学的正教授。」北京的大

学我大概只知道清华和北大，他说自己是副教授，我对应了一句正教授。

马朝先嘿嘿一笑，「你当然不会信，你应该觉得我是盗墓贼。」

「不用怀疑，你就是盗墓贼，不过我也不关心你要偷什么？你能找到其他人吗？出去的时候带着我们一块。」

「出去？孩子，你怎么没明白呢？这里是阴曹地府，你是孙猴子吗？打进幽冥界，勾掉生死簿，还能活着出去？」

「去你妈的，老子刚刚十八岁，凭什么跟你一个糟老头子死在一块。」我其实刚刚十七，但十八说出来感觉更有气势，我便加了一岁。

马朝先没有回答，他往旁边走了两步，半个身子引入雾中，接着拖出了一个火炮一样的东西。矿工们都管它叫炮机，其实就是一种吹风除尘装置，由后面 20 马力左右的柴油机带动，风力强劲，吹倒一个成年人不在话下。

好啊，这是图穷匕见了，我想到，武器都拖出来了。我立刻跳到一边，避免「炮口」对准我。

马朝先却摆了摆手，示意自己不是要攻击我，并招呼我站在他旁边。

我站到了他旁边，顾不得问他为什么这里会有炮机，毕竟这玩意连上柴油机都有一百多斤的重量了。我一边提防，一边看着

他在玩什么花样，只见他拿出了一个 Z 字形的摇把，插进了炮机的柴油机里，摇动了起来。

轰轰轰！声音有些发闷，这柴油机一定放置很久了，油已经沉淀，燃烧物不够，所以燃烧不充分，如果是白天的话一定能看到滚滚的黑烟。声音慢慢转脆，看来吸入的油已经转为正常柴油机的声音，风口开始吹风的声浪更是吵闹，马朝先拖动「炮口」，想让它呈扇面形扫射，「炮口」有些沉，再加上反作用力，他很难拖动。

「过来帮忙！」马朝先对我喊道，虽然不知道他的目的，但目前看来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我便过去和他一起移动炮机，随着炮机以扇面形式移动，眼前的雾气被缓缓吹散，借着鹈鹕虫的光芒我看清了眼前的景象，我像张欢一样，感觉裤裆一热，尿了裤子，但我并不觉得丢人，我相信所有人看到这幅景象都会跟我一样的反应。

半空中，说是半空，但这是一个地下世界，我估摸着在十层楼高的位置，漂浮着一具具尸体，每个间距有四五米左右，一个个伸展着四肢，特别像充了氢气的人偶玩具，因为他们更靠近鹈鹕虫，反而被照得更亮，像极了一座舞台的中央，一条黑色的巨蛇在「空中」扭动着缓缓而来，让我更加骇然，手脚发麻，恐惧到了极致。多年以后我听说了「巨物恐惧症」这个词，我确信自己那个时候就是巨物恐惧症，这条巨蛇就像长长的火车，两个眼睛像车灯，只见它张开大口，将那些尸体一口一个地吞噬了进去，不发出一点点声音，宛若当时比较流行的诺基亚手机里的贪吃蛇游戏，它的尾巴在雾中若隐若现，巨龙飞升也不过是这种场面。

飘起来的尸体、吞噬尸体的大蛇，现在我相信了马朝先的话了，这里的确是阴曹地府！

我的喉咙里发出干呕的声音，想吐却吐不出来，马朝先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背，我哇的一声吐出来很多酸水，泪水、鼻涕弄得满脸都是。

发动机的声音渐渐归于沉寂，浓雾首先填补的最远的上方，我低头呕吐的那一刹那，看到了周边的情景，这里像是废弃的矿井设备仓库，除了炮机还有大量的「手提箱」，那个其实是老式的矿灯，这个「手提箱」是蓄电池，老式的蓄电池用的是液体电解液，大都是纯度不高的硫酸，体积比较大，像手提箱一样，由一根粗大的电线连接到拳头大的矿灯，矿工们会把蓄电池背在身上，矿灯插在安全帽上。这个最起码得是二十年的设备了，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呢。

呕了半天，我看了看马朝先，「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」

「阴曹地府！」马朝先又说了一遍，接着又补充了一句，「这下信了吧？」

二十一

很多人都听说过半路遇鬼的传说，在那些传说里，很多细节说得煞有介事，主人公被鬼卡住脖子，鬼打墙怎么也走不出去……凡人遇到鬼仿佛只有等死的份，但鬼却有一个破绽，它们怕鸡叫，公鸡的打鸣声代表黑夜过去，白天到来，鬼就要退散……

「全世界都有类似的传说，你说说为什么鬼害怕鸡叫？」马朝先问我，此时的他坐在炮机的柴油发动机上，我坐在了地上，本来我想躺下，但我不敢再往上看，虽然上方的巨蛇被浓雾遮住了。我此时竟然觉得马朝先很亲切，看着如此得和蔼可亲，在这可怖的环境里，只有他能给我带来最温暖的慰藉。我暗暗骂了自己真贱，不就是他一路上装疯卖傻把我们带进来的吗！在某一时刻，他似乎想阻止我们继续往下走，也许那时他良心回光返照了一次。

「谁管鸡叫的事情！」我不耐烦地回了他，虽说我看着他很「亲切」，但不代表我现在有心情想这些，我想我的女朋友，她如果知道我在井下出了事故会是什么反应？痛哭流涕？会为了我终身不嫁吗？想到她我反而挺直了一下腰杆，生怕此时的狼狈影响了在她心目中的形象，马朝先以为我这一下是为了往前倾听他讲话，于是继续说道：「我猜测鬼的确有，但又不是我们平时所认为的鬼。」马朝先说着，我继续幻想没有了我女朋友接下来的生活。

「不能以人的世界去理解鬼。」马朝先继续说。

我更加不耐烦地打断他，「人所看到的影像都是鬼制造的幻觉！」

马朝先大吃了一惊，「你也研究过？」

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，「录像厅里播过，周星驰的《整鬼专家》！」

「电影里的怎么能信！」马朝先摇了摇头，合着只有他说出来就是可信的。「如果鬼怕公鸡打鸣这件事是假的，那么为什么所有的故事都会有这么一个细节？假定这个事情是真的，那么公鸡的打鸣声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」

「声音尖呗！」我回答了他，又想到了我女朋友尖利的嗓门。

没想到我的回答让马朝先非常兴奋，「没错，声音尖，声音尖就是声波的频率高！」他站了起来，「鬼怕高频！」

马朝先非常兴奋，开始在我面前走来走去，我脑子里思索着马朝先说过的话，他说情除了有男女之情，更有父子之情、孝悌之情，他没有相好的在这儿，那他这一路难道是在找他的家人？

我本来想问的是你来这儿找家人，没想到脱口而出的却是：

「你来这找爹？」

马朝先的表情证明我这句口误反而蒙对了！马朝先泪流满面，「我是来找爹的，我不是盗墓贼，但我爹是。我找了多少地方才找到这里。」

马朝先给我讲起了自己父亲的故事。

马朝先的父亲马占荣是一个盗墓贼。有件事我得声明一下，这件事发生在将近二十年前，那个时候并没有盗墓小说，不像现在，盗墓小说为盗墓贼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。

我们这个地方古代称为相国，统治者为相王，虽然是个小国，但毕竟是一国之君，相王死的时候陪葬非常丰厚，没人知道相王埋在哪里，但马占荣却通过某种渠道得到了一个信息，相王竟然埋在湖底，当年马朝先也就是我这个年纪，马占荣当然不会告诉他盗墓的事情，所以这一切都是他事后推断的。

马占荣进了相王的墓，却再也没有出去。

「怎么能知道你父亲进了相王的墓而不是其他地方？」等马朝先讲了一个大概，我对他说道。

「还记得我给你们讲的那个叫化天来的老汉吗？他告诉我的，他在燕北城见过我父亲。」马朝先说道，「其实哪里有什么燕北城啊，不过是相王在自己的地宫里建了一座城池而已，古代帝王这么干的不少见。」

「不对，你父亲失踪的时候也太遥远了，化天来的时间也对不上啊……」我突然明白了什么，「化天来见到的是……」

「没错，化天来见到的是我父亲的魂魄！」马朝先说道，「我打听到父亲最后的落脚点就是这一带，所以听说化天来诡异的经历之后就找到他，没想到他大叫一声差点吓死，后来才明白他把我和父亲弄混了。」

我越来越不明白了，「就算你这些牛鬼蛇神的理论都是对的，那你父亲都成了鬼了，你还找他干吗？」

马朝先显得非常痛苦，抱着头，「小林啊，你没发现吗？这里是阴曹地府，鬼也逃不出去啊，他们……」他往上指了指，

「他们都被困在这里了，我父亲永世不得超生啊！」

二十二

我听得头皮发麻，我当然不相信有鬼，可这一切又怎么解释呢？漂浮的尸体与巨蛇、煤精里吸血的怪物、镁矿前能继续走动的死尸……

马朝先捏了捏头，说道：「小林，别说你接受不了，我一个大学教授……」

「副教授！」我打断了他。

他点了点头，「我一个大学副教授同样接受不了这些，可你说这一切都怎么解释？到了这里我终于找到了答案。」

「这个位置最上面是一个大湖，你也知道，煤层的下面却有金属矿，我认为这里是地壳的移动无意中形成的一个空腔，但四周的水和金属让这个空腔成了一个噬人魂魄之地，矿井工人成了这个空腔的猎物，而那些生活在地底的动物也在这里发生了变异，所以才有我们见到的那些异象。」

虽然马朝先的解释非常匪夷所思，但却有些说服了我，「那你找到了父亲，还能把我们带出去吗？」

马朝先摇了摇头，「对不起，我从来没想到要让这么多人陪葬！」

「狗日的！」我心里骂道，在这种环境下，我已经愤怒不出来了。

「不过你放心，咱们不会变成永世不得超生的野鬼孤魂，我就是来解放大家的。」马朝先脸上有一种圣人的表情，很明显，他把自己当圣人了。

这个人魔怔了！我想到。

马朝先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砖头大小的东西，层层拆开以后竟然是一个用塑料包裹起来的收音机。

「也不错，听听广播也不错。」我说道，可我不觉得这里能收到信号。

「这不是收音机，这是一个我改造过的高频发射装置。小林啊，不要怪我，你是个好孩子。」马朝先看了我一眼，眼泪直流。

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拧开了开关，一声锐利的鸣叫发了出来，这个声音像是一声号角，周围立刻做出了回应。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无数猛兽围住，它们对着我的耳朵发出了一声怒吼，我的耳膜几乎要被撕裂，我堵住了耳朵，但这声音依旧往里钻，像是要钻进我的脑子里。

「收音机」里发出的声音戛然而止，紧接着其他声音也立刻消失不见，我突然有一股极度的悲伤，就是我被永远地困在这里了。都说死亡是一切的终点，但我有种非常强烈的意识，在这里，死亡不是终点。

我看到了马朝先，他的耳朵、眼睛、鼻孔、嘴巴全在往外冒血，他肯定也在承受着和我一样的痛苦，我挣扎着关掉了「收

音机」。让我愤怒的是他依旧带着一股圣母的笑容。

「看到了吧？高频会杀死它们，死了它们就解放了！」马朝先往后仰倒，我探了探他的鼻息，没有呼吸，只是我不知道按照他的理论，他现在是死还是没死！

我环视四周，就算死我也不愿意让自己在这雾蒙蒙中死去，抹了一把脸，我才发现我的眼睛、鼻子同样在冒血。

接着，我摇动了柴油机，并将油门踩到了最大。此时的我手里拿着马朝先的「收音机」瞪大了眼睛仰望上空，风吹散了雾气，那条不知疲倦的巨蛇还在游动，依旧是有很多尸体飘浮在空中，我扭开了「收音机」。

在那尖锐的声音发出的一刹那，半空中所有的尸体都猛然坐了起来，没错，仿佛他们不是飘浮在空气当中，而是躺在坚实的土地上，他们朝我的这个位置看了过来，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，但我看清了不知何时出现在我面前的脸。

张欢、成小武、冯得水、周海英，一个不少，他们的脸烂得不像话，成小武的眼睛都撞掉了，可他们就这么「直勾勾」地看着我，表情狰狞，显得非常痛苦。惊涛骇浪一般的声音冲击我的耳膜，我面前的这些人就像是课本里梵高的画一样，扭曲着身体，我想关掉「收音机」，但我没这么做，反而把它扔远！它不再受我控制，源源不断地发出尖锐刺耳的高频。我躺下，看着半空中扭动和撕裂的巨蛇，突然有种莫名的平静。

我闭上了眼！

结局

我在医院中醒来，第一眼看到就是我那当了一辈子煤黑子的爸。后来我才从他口中得知，矿井下出了事故，死了很多人，我是唯一一个活着的。

还没等我出院，就有人来找我，问我井下的情况，我把所有的情况写下，就是上面的文字。这人摇了摇头，告诉我爸，我疯了！

那人走后，我爸沉默良久，开口道：「救你的地方就在采煤点，如果像你说的有那么一个一千多米深的地方，你是怎么从那里上来的？」

我笑了笑，「还记得我说过那里有很多老式的蓄电池吗？那里面有硫酸，马朝先也说过四周全是金属，其实是镁！硫酸和镁混合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」

我爸脸一红，「老子要是懂这些化学就自己炒炸药了！」

说得很对，我就不再卖关子了，「镁和硫酸产生氢气。那里像是一个小型仓库，我找到了防水帆布，让硫酸和镁反应，产生了氢气。我用这些氢气充满了帆布做的袋子，然后将袋子系在了自己的身上，我就飘了上来，电视上的氢气球见过吧？把人带上天的那种。」

我很确定我爸听不懂，但他不愿意承认，冷哼了一声，「我看你真疯了！别瞎想了，我给你带了报纸，打发时间吧。」

时间，我现在的的确不缺时间了，我仰躺着打开了报纸，头版头条：我市发生矿难，因为及时采取了紧急预案，受困人员全部升井，无一人伤亡！

我冷笑了一声，把报纸叠好放在了怀里，做出了要去省会去北京举报的决定，我要让这些所有瞒报事故的人得到应得的下场。他们是恶人，但我是恶鬼，他们应该怕我！

念叨着这些，我沉沉睡去，梦里我又回到了矿井下。

井真深啊，深不见底，但比井更深的是人心啊！

（完）

□ 任海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